

# MK學院

作者: 龍叔

Powered by [紙言](#)

# 閱前須知

請放低你原本嘅對錯判斷，因為呢到係

MK學院！

原本啱嘅嘢嚟到呢到可能係錯，但原本錯嘅嘢嚟到呢到

一定係啱！

想睇到懷疑人生？呢到幫到你！

想睇火星文？禾邦刀里！

唔想正常？我幫到你！

一揭開下一頁，你就係MK學院嘅一分子。

「一日MK，終生MK。」By調撚巧大。

# 面試

「呬！」

幾乎無一忽完整嘅木門比人一腳踢開，而踢開道門嗰個正正就係鼎鼎大名嘅葬愛家族族長兼MK學院啊爺——調撚巧大。

髮型方面，佢個頭染到獅子咁金，兩邊剃青，中間就托高，個陰係長到過咗隻眼。

衣著方面，上身著住黑色皮褸加黑色打底，下身就係一條穿咗幾百個窿嘅牛仔，而對鞋就梗係白色McQueen啦。

兩個加埋就係完美組合，嗰浸MK味濃到隔離街都聞到。

「入嚟啦屌你老母！」調撚巧大指住坐喺出面嘅一個gel all back頭男仔：「你呢套咩嚟架？」

「恤衫西褲囉，正式少少啊嘛。」個男仔好有禮貌咁講。

喺正常情況下，著得正式少少去面試係好合理嘅事，但...

「呢到係MK學院啊！你識唔識規矩架！？」調撚巧大行到去佢面前：「你叫咩名？」

「何晉龍。」佢耷低頭，陰聲細氣咁講。

實在...太撚差喇！

「你講乜撚嘢啊！？」佢捉住何晉龍啲頭髮：「我講緊你個朵啊！你用全名出嚟行架？同埋啊，唔該比啲霸氣得唔得？」

講完佢就放咗手，啲gel就抹返落何晉龍件白色恤衫到。

喺調撚巧大轉身準備行返入房嘅時候，何晉龍一嘢彈咗起身。

「啊爺！」佢嚟住調撚巧大大嗌。

「點撚樣啊？」

「我係飛龍仔啊！」

「關我撚事啊！你套衫都錯撚曬！」調撚巧大依然背對住佢。

飛龍仔衝去佢面前，一手扯住佢件皮褸：「錯乜撚嘢啊！」

挑戰上級，加一分。

講完，佢就一手扯爆曬件恤衫啲鈕，露出裡面件黑色打底。

單手爆衫·加一分。

「你扯爛件衫都唔會喺返架喎。」調撚巧大嘆左啖氣：「你返去啦·呢到唔啱你。」

「返你老母啊！我話喺就喺！」飛龍仔用下巴對住佢頭頂·一邊講一邊篤佢額頭。

好撚型·但手法略嫌老土。

BTW傷人·加一分。

## 二.

大家都用兇狠嘅眼神望住對方，粒聲唔出但充滿殺氣。

「你放手先啦撻樣！」

「我就係唔撻縮！你吹咩！」飛龍仔再捉緊啲：「你話放就放，我仲有面嘅！」

「咁你想點撻樣啊？」調撻巧大拎咗煙同火機出嚟：「懶得理你，我食煙。」

飛龍仔一嘢搶走曬兩樣嘢，直接點火：「我要入MK學院！」

「你話入就入啊？」佢扎好馬：「三聲後出招。」

「三...」

「二...」

「屌！」

飛龍仔一腳踢咗落佢上五寸下五寸，懷疑兩粒蛋已經碎咗。

條撻巧大頂唔順，雙手掙住下面咁跪咗落地下。

「三你老母聲啊！打爛仔交同我講呢啲！」飛龍仔比咗隻中指佢。

熟爛仔交，加一分。

「後生仔果然知規矩。」

「邊似你啲老嘢。」飛龍對住佢吐咗啖口水。

事後侮辱，加一分。

條撻巧大掙住地下慢慢企返起身：「歡迎你加入MK學院，之後嘅嘢...」

未等佢講完，飛龍仔已經轉身走咗。

「即係收咗我啦，掰鳩掰。」佢臨走放低咗句。

「依家啲後生嘅真係...」條撻巧大吸咗一大啖氣：「好撻有火、好撻正啊！」

一個著住吊帶背心、短到就見到屎忽嘅穿窿牛仔褲、踢住拖嘅綠色長髮女仔喺條撻巧大隔離停咗落嚟。

佢個陰開咗界，淨口左眉而唔長過條眉，可見佢對MK嘅執著。

濃妝呢啲就最基本架啦，大眼仔同超濃嘅假眼睫毛都一定要有。

不過講真，都幾靚女。

呢個係院長個秘書，由此可見院長有幾識食。

「起身先啦。」佢伸出右手。

「唔該曬你啊凱婷。」條撚巧大都伸出右手。

喺條撚巧大就嚟捉到凱婷隻手嗰陣，凱婷突然發力用手背一巴煎過去。

條撚巧大挨後避開，之後就即刻彈返起身後退幾步：「你條撚樣！又想加人工？」

### 三.

你冇聽錯，只要凱婷攞到佢就可以加一百蚊人工，不過每日得一次機會。

「唉，我都唔想架。」佢一言不合就標眼淚：「我銀包唔見咗。」

條撚巧大有啲無奈：「你又比人偷銀包啊？又去咗其他人嘅場啊？」

凱婷好造作咁抹咗兩下眼淚：「係啊，我去咗人哋個場比人偷咗銀包。」

「咁你做咩唔去我啲場先得架？」條撚巧大開始有啲躁。

凱婷見佢開始躁，所以都冇再扮：「我屌你啦！你個場啲仔唔係樣衰就係啊叔，再唔係就不舉，啊姐我玩咩啊？」

「你可以試下...」

條撚巧大未講完就比凱婷打斷咗：「我屌你啦！我係要又長又粗又靚仔嘅嚟比我對眼同個閻享受下，唔撚係要擺苦嚟辛啊！」

「咁...又係。」

好，佢駁唔到。

「咁可唔可以...」

凱婷猝咗猝手指，條撚巧大即刻知咩事。

條撚巧大直接喺銀包拉咗六十蚊出嚟：「你拎去買煙啦。」

凱婷拎完錢即刻轉身走：「多謝巧大！」

「喂，啲嘢預備好未啊？」巧大追出去。

「喺曬操場喇！」凱婷邊行邊講。

「好彩你有做完嘢先，如果唔係我真係打柒你！」

巧大行返入去，面前嘅走廊兩邊都坐滿曬嚟面試嘅人。

「係時候做嘢喇。」巧大拎起一早準備好嘅大聲公：「各位嚟面試嘅請去到操場集合！」

講完，成班嚟面試嘅人就陸續起身，而巧大都拎電話出嚟準備跟住落嚟嘅面試環節。

「忠誠勇毅你哋可以落嚟喇。」佢喺一個wts group到講。

...

..

.

幾分鐘後。

四個用紋身炸曬雙手嘅大隻佬同巧大嚟到操場，而嚟面試嘅人已經開始起哄緊。

操場上面有五張長枱，每張長枱都有六張凳圍住，總共三十個位，每個位都有一包煙絲、一盒煙紙同埋一包濾嘴。



## 四.

「咪攞打啦你哋！都未到個個環節！」巧大用大聲公講。

雖然巧大講完之後佢哋冇再郁手，但原本打緊啲照舊同對手眼神切磋緊。

「相信大家都見到枱上面嘅嘢都估到要做啲咩架喇，我依家純粹係示範比唔識啲睇一次嘅啫。」巧大行去其中一張長枱前面：「唔識嘅就快啲過嚟睇。」

講完，一大堆人即刻衝上去圍住巧大所在嗰張枱。

巧大示範咗一次點捲煙之後，原本圍住佢嘅人就散返開，而巧大就一邊食煙一邊行返去拎個大聲公。

「首先，請大家認住喺我身邊呢四位負責檢查煙同埋維持秩序嘅人，因為佢哋四個嘅人係會被即時取消所有環節嘅參加資格。」

講完，大家嘅目光就轉向四個大隻佬，而四個大隻佬就分別行去四個角落嘅枱到坐鎮。

「今次嘅目標係捲二十枝煙，規矩係唔可以用任何身體以外嘅嘢。」

「最快搞掂嗰十五個被會即時取錄，淨低嘅就要等下一個環節再努力。」

「搶位方面，只要嗰個人坐咗落去，個位就係屬於佢，邊個再郁佢就會被即時取消資格。」

四個大隻佬都向巧大表示準備好，而巧大都清咗清喉嚨：「而家開始！」

講完，操場上面嘅人就喺一瞬間分成咗兩批，而巧大就決定休息陣先。

熟嘅全部衝嚟去搶位，而唔熟就企喺原位郁都唔郁。

面前上演緊嘅係無規則嘅搶凳仔，有人智取，亦都冇人用武力。

武力嗰班冇咩好講，但智取嗰班就勁喇。

有啲就喺兩個打緊唔為意嘅時候搶走張凳，原本打緊嗰兩個呆曬咁棟咗喺到。

另外仲有啲直頭係崇尚和平，用對枚等等嘅方式嚟搶位。

## 五.

當然，都有人仆街到輸咗唔認數夾硬搶凳。

過咗一段時間，三十個位終於坐滿囉。

用武力爭輸嗰班全數負傷離場，同場邊冇參與今次搶凳嘅人一齊等下個環節。

見大家都預備好，巧大都拎返起個大聲公：「整好就舉手，而家開始！」

講完，幾乎所有人都即刻將所有原材料倒曬落枱面，長枱瞬間變到好似製毒枱咁，煙絲鋪滿曬成張枱。

因為煙絲同濾嘴嘅包裝袋袋口都比較窄，要伸手入去拎嘅話會慢好多，所以倒曬出嚟呢個舉動對大多數人嚟講係十分明智。

但對淨低幾個冇倒出嚟嘅女面試者嚟講，佢哋根本唔需要去浪費嗰幾秒嚟將原材料倒出嚟，因為佢哋手夠細，唔會受到袋口窄呢個問題影響。

不過方法係點都唔重要，最緊要係快！

頭十枝對佢哋嚟講完全唔係咩問題，只要沿用一般嘅方式捲好，之後再用脷尖嘅口水將佢封口就得。

對於熟手嘅佢哋嚟講完全唔係問題，速度可以話係肉眼就嚟跟唔上。

但由第十一枝開始，大部分人嘅速度都開始減慢，因為口水已經唔夠用。

小部分人堅決要嘔口水出嚟，而一部分懷疑缺少面部清潔嘅人竟然開始轉用面油嚟封口，真係充滿個人風味。

仲有一部分人可能因為急尿，直接將尿痾落隻手到代替口水，直頭係超出咗常人嘅想像。

鏡頭轉過嚟其中一位叫淼姐嘅女參加者呢邊，佢竟然...

將枝煙抹落個閩到！

佢哋因為唔夠口水，而轉用閩水！

真係痴擦線，完全係可以聞到枝煙多咗浸海水味。

果然人如其名，真係好擦多水！

## 六.

經過一段時間，淼姐率先完成二十枝煙。

雖然有啲海水味，但枝煙係一個完美嘅圓柱體，而且煙絲都有填滿。

嗯...真係好令人懷疑佢做過啲咩訓練。

其他人見到淼姐完成咗，都開始心急起嚟。

所有人進入戰鬥階段，開始對身邊嘅參賽者發起各種攻勢，有常見嘅吐口水同枱底踢賓周。

另一方面，枱上面嘅原材料都成為武器之一。

有人開始將枱上面嘅原材料搽向附近嘅人，部分人為咗閃避而跌咗落地下，損失咗大量嘅時間。

男參賽者選用嘅武力簡單又直接，但女參賽者都唔輸蝕。

大量女參賽者除去身上面部分衫褲，甚至有人索性半裸或者全裸，當然都有部分人選擇埋頭苦幹，因為佢哋冇呢個資本。

實在太可惡喇，竟然用慾望嚟控制男人！不過個畫面其實都唔錯。

因為女參加者嘅行動，部分定力低嘅男參賽者沉迷咗美色之中，甚至有部分人將除咗衫褲嘅女參賽者就地正法。

喂！你哋唔係要騷擾對手嘅咩？點解會變成咁架！

實在太令人失望喇！

你班友走咗去玩活塞遊戲都算喇，仲要唔戴套！

唔戴套都算啦，仲要射落地下！

射到個地下又白又滑有咩意義啊？辛苦個清潔姐姐架咋！

清潔姐姐你要鬧就佢哋啦，叫佢哋自己奶返都得架。

...

..

.

經過一段時間，另外十四位最快捲好嘅人都出咗嚟。

下表為勝出者(排名分先後)

1. 淼姐
2. 帆船仔
3. 糖仔
4. 莉莉(四十的姐姐)
5. 四十
6. 四仔
7. 港紙(四仔的哥哥)
8. 可樂
9. 五仔
10. 黃飛鴻(五仔的哥哥)
11. 藍精靈
12. 綠豆仔
13. 肥雄
14. 金雕
15. 喪波

## 七.

見到嚟面試嘅人咁有諗法，巧大都老懷安慰。

第一個環節完結，巧大都讀完第一個環節嘅取錄名單，所以係時候講解下個環節。

巧大拍咗下手：「首先再次恭喜被取錄嘅人，你哋可以返去等開學喇。」

講完，被取錄嘅十五個人就陸續離開。

「跟住落嚟呢個環節係承接住上一個環節。」巧大望住長枱：「相信有啲人已經估到。」

講完，有人即刻衝咗過去，然後就比啊忠同啊誠捉咗返去。

「咁急做咩？都有話搶位。」巧大嘆咗啖氣：「今次要舉手抽人，都係三十個同埋要鬥快，不過今次就鬥快食曬二十枝。」

「身體任何做到吸同呼嘅地方都可以用，不過如果用口嘅話就一定要過肺。」

「而家可以舉手喇。」

基本上所有人都舉曬手，因為...

呢到個個都食煙。

對部分人嚟講，呢一場唔單止係一個面試嘅環節，而係一場...

榮譽之戰！

為咗保住煙劇呢個名號嘅榮譽之戰！

巧大求其鳩指咗一輪，而忠誠勇毅就跟佢指嗰個大概方向捉咗三十個人出嚟。

三十個人原本都好淡定，甚至可以話係睇唔起呢個環節。

但佢哋坐低之後就開始面有難色，因為呢個環節最可怕嘅並唔係食煙，而係要忍受上一個環節留落嚟嘅混亂局面。

滿地嘅白色汁液、黃色尿液、口水、煙絲、濾嘴同埋煙紙。

六隻味混合理一齊，用沼氣嚟比喻呢個氣味係一啲都唔過分。

而煙嘅口味數量都唔輸蝕，而且仲好特別。

分別有限量版嘅尿味、閩水味同油香味任君選擇，不過唔知點解大家都求其坐，睇嚟佢哋對隻煙咩味冇咩要求。



# 八.

「可以開始喇。」

呢位叫牛丸嘅女參加者抽中咗淼姐嘅闊味煙，但睇嚟佢唔係Les，因為佢吸咗一啖就咳到仆街。

佢咳完之後竟然喺呢個鬥快嘅環節入面擺低咗枝煙，睇嚟佢有啲好特別嘅計劃。

著住樓屨裙嘅佢雙手伸入下面將底褲一嘢除咗出嚟，將一條白色嘅底褲除咗出嚟。

白色底褲，正啊！

我意思係白色底褲感覺好純潔啊！

越純潔就越摟...

係摟人鍾意。

佢將雙腳擘大放上枱，喺前面係可以直接見到佢個闊。

佢擺好個姿勢之後就拎返起枝煙，但...

佢隻手去緊個方向好似錯咗。

佢隻手去緊嗰個嘴唇唔係打劃，而係打直嗰個。

喂，得嘅咩？

佢將枝煙塞咗入去，之後不斷用力同放鬆。

雖然唔明顯，但啲煙...

喺佢個闊到噴出嚟啊！

呢招係咪叫「塵歸塵，土歸土，闊水歸闊」？

但佢似乎仲係覺得好慢，因為佢又點多咗八枝。

佢吸著咗之後就將三枝拎咗出嚟，其中兩枝塞咗落個闊到，淨低一枝就塞落屎眼。

佢下面而家啲煙大撚到係黃大仙入面都有佢咁勁，成個仙境咁欸。

而家佢下面總共四枝，個嘴就擔住五枝。

應該無...

咩話，佢又點咗兩枝？

佢竟然...

佢連鼻窿都唔放過啊！

佢一炮過食緊十一枝煙啊！

完成咗呢一輪之後，佢又重覆咗一次，不過下面就由四枝減到兩枝。

佢唔洗十五分鐘已經食咗二十枝煙，進度大幅拋離其他參賽者。

呢啲咁頂級仲要咁後生嘅煙劇連巧大都係第一次見，所以佢決定破例地比一個特權牛丸。

巧大親自行到嚟牛丸身邊：「你唔洗等其他人喇，你行去醫療室啱下啦。」



## 九.

牛丸擰咗擰頭：「唔洗啦。」

巧大知自己說服唔到佢，就轉過個問題：「你有冇咩需要？」

「有冇按摩槍？」

搞掂完咁大壇嘢都想震，條女癲架！

「有。」

講完，巧大衝去雜物房拎咗枝按摩槍比佢。

佢唔係真係用啊嘛？

佢開著枝槍，然後直接較到最大擺落去。

女人真係好恐怖...

枝槍一直震，啲煙就一直噴，而佢就一直淫叫。

「啊——」

佢咬住下唇忍咗陣，之後就開始斷斷續續咁講嘢：「巧...大你...睇...唔睇...到...下面？」

巧大望去佢下面，之後...

佢呆咗。

條女馬戲團架！

佢拎個闊噴緊煙圈啊！

牛丸熄咗枝槍，然後抽畜咗幾下。

「點...點練架？」巧大問。

牛丸苦笑：「我都唔知，但咁樣有冇得加分架？」

「梗係有啦籬線！」

「多謝。」

「咁你洗唔洗咁下先？」

「我Hold住呢個姿勢放曬啲煙先。」

都啱嘅，咁快著返條底褲我咪...

啊唔係，佢咪要睇醫生囉。

啲煙焗鳩住唔得架。

雖然我哋啱啱睇完一個女中豪傑，但其實男仔呢邊都唔差。

男女下面雖然結構唔同，但同樣都可以用力同放鬆。

# 差別第一日

<https://www.penana.com/user/103219/%E9%BE%8D%E5%8F%94>

## 差別第二日

<https://www.penana.com/user/103219/%E9%BE%8D%E5%8F%94>

# 十.

講就咁講，但男仔嘅窿就得一個，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想擴大個窿，所以理論上係慢過女仔好多，除非...

佢好似筆鳩思索咁將枝煙塞落去包皮入面。

雖然牛丸已經做咗第一，但佢隔離嘅武仔就完全冇因為咁而氣餒。

佢口、鼻同牛丸一樣食緊七枝，而佢而家都開發緊下半身。

唔知佢係想致敬牛丸姐定係點，因為佢選擇咗用同牛丸一樣嘅姿勢。

佢擺好姿勢就落褲露碌撚出嚟，但係呢個大細好似...唔太夠用。

睇嚟佢都深知咁樣係搞唔掂，所以就伸隻手落去Chok咗佢幾嘢。

唔知係因為太緊張定點，佢竟然起唔到機。

但佢決定霸王硬上弓，真係勇氣可嘉，只可惜真係塞唔落。

佢決定合理雙眼幻想啲美好嘅事物，但依然都係起唔到。

幻想嘅嘢唔得，咁就睇返現實嘅嘢。

佢擰轉頭望實牛丸，而佢下面都開始有啲起色。

可能牛丸同巧大一樣識英雄重英雄，所以佢除走咗上身衫嚟幫武仔。

因為有牛丸拔胸相助，武仔終於起到機。

武仔見兄弟準備好，就拉起個包皮，將啲煙逐枝逐枝咁塞落去。

塞到第四枝嘅時候，包皮已經去到最繃緊嘅狀況，再塞嘅話就會令撚大哥有生命危險。

但佢前期浪費咗太多時間去起機，如果用咗咁多時間都淨係塞到四枝，呢單嘢嘅成本效益就唔係咁理想。

佢嘅諗法都係一樣，所以佢決定再塞一枝。

既然身唔得，咁就用個頭。

佢用左手拎住個嘴原本擔住嘅五枝煙，而右手就伸去下面。

佢用食指同母指嘅指甲吉入個龜頭到，然後...

一嘢擘開佢！

# 十一.

「啊！」

嗰一下嘅痛，我相信佢畢生難忘。

龜頭被強行撐大，可以清晰咁見到裡面係粉嫩過外面好多，話曬裡面嗰部分應該係啱啱先接觸到呢個世界。

有少少血水滲緊出嚟，但武仔已經唔理得咁多。

佢將四枝落返落口，而淨低嗰枝就分配去下面。

雖然佢已經盡咗力去擘大個龜頭，但都係唔夠塞枝煙落去。

佢慢慢咁轉枝煙入去，啲血就咁沾曬上枝煙到。

雖然好撚痛，但佢而家碌撚好似戰鬥機咁欸。

四碌炮再加個尖頭，根本就一撚樣。

佢已經喇曬大氣，但都係覺得唔夠快，想再擔多幾枝。

佢拎起煙諗住點火，但就比牛丸叫停咗：「淨低嗰啲比我啊！」

識英雄重英雄，咪就係講緊呢啲囉。

「唔撚洗你幫啊！」啊武回應。

可惜男人係好撚要面嘅物種。

「等價交換囉咁！」

咁好玩？

「拎咩換？」

抵換就會換架喇。

「完咗話你知。」

武仔望咗望周圍，發覺有唔少人已經完成咗。

所以佢都冇再猶疑，扒咗下頭就將淨低嘅煙拋比牛丸。

牛丸接到啲煙之後就即刻擺上口點，點完之後再分別放返落個閻同屎眼到。

呢兩個嘅吸食速度應該慢過個口好多，所以佢呢個舉動可以話係意義不明。

不過點都好啦，武仔喺牛丸嘅幫助下成為咗第十五名，成功被取錄。

武仔同第十六名只係差幾秒鐘嘅時間，真係好彩有牛丸幫手。

武仔鬆咗啖氣，擰轉頭望住牛丸。

兩個望住大家粒聲唔出，幾秒後就變咗兩個一齊喺到傻笑。

「多謝你啊。」武仔望住佢對波。

牛丸用雙手磋對波：「正啊呢？不過我係話等價交換架啫。」



## 十二.

「咁你想要咩啊？」武仔問。

牛丸由傻笑變成淫笑，呢單嘢都開始變得唔簡單。

「我未試過啲開口咁大嘅，可唔可以...」牛丸嘅視線慢慢向下移動。

牛丸未講完，武仔就打斷咗佢：「你唔介意有血嘅話...都得嘅。」

污糟架，唔好啦。

「我唔介意。」

講完，個閻仲飄緊少少煙嘅牛丸起身行咗過去武仔到。

牛丸冇再開聲問佢，武仔都自動自覺放返低對腳同坐返直個人。

牛丸度好位，然後就一嘢坐咗落去。

「啊！」

「啊！」

可能係因為呢一種體驗真係好新奇，牛丸嘅淫叫聲大聲到好似裝咗喇叭咁。

而武仔就唔洗講，一定係因為痛。

因為武仔一啲都唔享受，所以係得牛丸自己郁。

兩個人一邊搞，啲煙就一直漏出嚟。

我可以用四個字去概括呢個畫面，就係屌到出煙。

牛丸郁郁下，武仔都開始郁，仲郁得越嚟越快。

我估佢應該已經習慣咗「打開」咗嘅龜頭，而且仲好享受。

喺兩個人都郁嘅情況下，武仔好快就忍唔住射咗。

白色汁液連同血液一齊喺牛丸個閻到流出嚟，就好似破處咁。

不過今次喺某程度上都算係武仔嘅第一次，因為我相信佢未試個真係打開個龜頭嚟做愛。

牛丸冇起返身，而武仔都一直輕輕咁攞住佢。

「我淨係想你執我一劑架咋喎，做咩攞住我啊？」

係囉，閃完未啫？

「我冇攞緊你架。」

係囉，唔識自己走架？

「好似又係。」

講完，牛丸就諗住起身，但武仔就即刻攞實咗佢。

「做咩啊？」牛丸問佢。

仆你個街，你兩個又嚟！

真係要戴返副超嚟防止失明先得。

「我唔想淨係執你一劑。」武仔暗示緊。

而家武仔仰望住牛丸，而牛丸都俯視住武仔。

呢個畫面簡直就同啲愛情片一樣，真係好令人羨慕啊！

# 十三.

第二個環節嘅頭十五名已經出爐，以下名單為勝出者(排名分先後)

- 1.牛丸
- 2.尼古丁(佳由的哥哥)
- 3.佳由
- 4.一氧
- 5.化碳(一氧的哥哥)
- 6.萬寶路
- 7.萬事發
- 8.黑魔鬼
- 9.駱駝
- 10.好彩
- 11.威豪
- 12.總督
- 13.芙蓉王
- 14.健仔
- 15.武仔

...

..

.

「我都唔想淨係比你執一劑。」牛丸慢慢咁靠塊面埋去。

喂，巧大呢？

做咩仲唔啖停佢咁啊？個環節完咗架喇！

「咁你想點？」武仔眼都唔眨咁望住佢。

你老味啊，仲嚟？

「等陣！」巧大用大聲公叫停佢哋。

佢哋望向聲音傳嚟嘅方向，但就見唔到巧大。

喺佢哋仲疑惑緊個陣，廣播系統響起咗音樂聲。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屌你啊！仲要助攻！

「First Love」呢首歌好浪漫，但佢哋一聽到就皺曬眉。

「喂！MK啲啊唔該！」武仔大嗌。

呢啲咁嘅架仔嘢果然唔啱佢哋。

「收到你！」巧大回應。

音樂停咗一秒，然後又繼續。

「就算我不懂秘技 還是會懂得親你~」

呢首「開始戀愛」都已經係咸豐年前嘅事，但個浸MK味真係得佢先有。

「我嘅拳頭只會為你而硬，咁你嘅眼睛可唔可以淨係為我而濕？」武仔深情咁望住佢。

你兩個搞掂未啊？快啲一個茄撻打埋去啦！

「嗯！」牛丸用力咁扒頭。

兩個人嘅嘴唇慢慢靠近，然後首先係蜻蜓點水，之後就係狂野嘅法式濕吻。

真係好撻污糟、好撻嘔心，仲好撻...

令人羨慕啊！

明明成三十個人，點解淨係得你兩個配對到啊！？

因為佢哋已經沉醉咗喺另一個世界，所以巧大都冇等佢哋返嚟就直接開大聲公宣佈...

「個...」

「啊！」武仔嗌咗聲。

因為牛丸比突如其來嘅宣佈嚇到彈左一嘢，所以啊武仲插喺佢裡面嘅撻都無辜中槍。

抵你死啦！放閃啊嚟！

巧大繼續講：「嗰邊對新人可以慢復嚟，其他人跟我上去禮堂進行下個環節。」

## 十四.

淨低嘅同學嚟到禮堂，一入去就可以見到禮堂中間有一個用木凳圍出嚟嘅大圈。

巧大行上台：「相信大家見到呢個圈都知咩事架喇。」

講完，禮堂台上嘅投射幕以龜速降落嚟。

喺佢降曬落嚟之後，投映機打開。

上面得四個大字...

「比武大賽」

巧大擺出葉問姿勢，但兩隻手變咗舉中指：「一間會抽人入去打，只要令對手冧低十秒、投降或者重傷就當贏，而裁判就係嗰四個大隻佬。」

「我有問題！」台下傳嚟把女聲。

唔夠清楚咩？

「係，咩問題？」巧大回應。

點解你咁有禮貌嘅？

「想問會唔會分男女？」

我都有諗到呢個問題添。

巧大微笑：「梗係會啦，話曬男女喺生理上有差別，但男女仔嘅人數都係單數，所以最後會有男仔打女仔嘅情況出現。」

問問題嘅女仔面都青埋：「唔該曬。」

「咁事不宜遲，即刻開始！」巧大揸咗揸電話：「第一組對戰嘅係...蘇乞兒同黃祥！」

唔知係突登定係天意，資料寫佢哋兩個都係練醉拳嘅人，不過就唔同門派。

講就咁講，都唔知真定假。

佢哋一聽到自己個名就即刻一嘢跳入圈，果然輸入唔輸陣。

但明明可以拉開張凳行入去，做咩係都要跳呢？

不過跳入去又真係型過行入去嘅。

佢哋入咗圈之後對住大家咁企喺圈邊等巧大宣佈，真係好有武德。

「準備！」

佢哋嘅上半身開始擺嚟擺去，完美咁展示咗醉拳嘅特色。

「行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

通常打交會握實拳頭，但醉拳就會鬆開隻手，好似拎住隻杯咁。

無論佢哋係咪真係識打，佢哋而家個樣都已經哂到下人。

當然都有可能係佢哋真係醉咗。

「開始！」

佢哋雖然上身搖擺不定，但從步伐可以睇得出係直線咁向住對方行緊過去。

## 十五.

雙方距離慢慢縮減，終於迎嚟第一次過招。

黃祥用雙手敬酒嘅方式出拳，但就比蘇乞兒用抹碗卸開，仲一個反手拋杯嘅方式用手背輕力咁打咗落佢下巴到。

睇得出係有招式架喎，睇嚟佢哋好似真係有啲料到。

雖然蘇乞兒呢一下冇用盡出力所以唔算好痛，但黃祥都係退後咗幾步，防止自己比人連續攻擊嘅同時擺返好個架步。

蘇乞兒都好講武德咁退開，等佢擺返好個架步先，但就用輕佻嘅眼神睇住佢。

「我中拳就縮啫，你縮咩啊？」黃祥苦笑：「唔洗留手喎，我哋都唔係同門。」

知唔知世上最強嘅武器係咩？係嘴炮啊！

好彩蘇乞兒冇即刻衝上去郁佢，如果唔係都幾柒下。

「過返招熱下身先啫。」蘇乞兒雙手做出飲酒動作，隨後長嘆一聲：「而家嚟料。」

雙方開始進攻，蘇乞兒靠住體形嘅優勢加上熟練嘅抹碗，喺不斷化解黃祥攻勢嘅同時連環敬酒將黃祥逼向圈邊。

黃祥最後比佢逼到站唔住腳，坐咗落張凳到，但蘇乞兒都係冇停手。

黃祥避無可避，就咁跌咗落地下。

蘇乞兒停手，而巧大都開始倒數。

「十！」

剛低咗嘅黃祥一腳掃埋去，而蘇乞兒反應唔切，就咁比佢掃低咗。

蘇乞兒爬緊起身嘅時候比黃祥乘機拎起一張凳車埋去，就咁又剛返低。

蘇乞兒喺黃祥爬起身嘅途中碌開，同時大啞：「攞架撐嘅！」

「我都冇話唔得。」巧大回應：「爛仔打交攞咩都得架。」

聽到佢咁講，黃祥直接將頸上面嘅鐵鍊拆咗出嚟，而蘇乞兒爬返起身之後都將牛仔褲上面嘅鐵鍊拆落嚟。

兩個人再次過招，雖然手法相同但因為多咗條鍊，所以佢哋進攻同防守嘅可達距離係遠咗好多。



## 十六.

兩條鐵鍊不斷碰撞，兩個人打得難分難解，直到...

「噏！」

兩條鐵鍊圍住大家轉咗幾廿個圈咁纏埋一齊，原本嘅比武大賽瞬間變成咗拔河大賽。

黃祥喺原位頂咗兩秒，但之後就因為唔夠蘇乞兒大力而比佢慢慢咁拉過去。

首先要讚下佢兩個條鍊都好硬淨，其次就係兩個都好講武德，因為黃祥其實只要鬆手就會令蘇乞兒直接失平衡向後扑。

黃祥比蘇乞兒拉到去佢面前，蘇乞兒鬆手踏低一腳掃埋去。

黃祥比人掃低咗之後想起身，但已經比蘇乞兒踩住咗心口，郁都郁唔到。

隨住巧大倒數完十聲，蘇乞兒得到最後嘅勝利。

蘇乞兒鬆腳，然後伸出右手想拉黃祥起身。

可惜黃祥唔領情，一嘢拍開咗佢隻手。

黃祥雙手撐住地下咁想自己起身，但無奈啱啱同蘇乞兒鬥完力，而家對手軟奶奶。

蘇乞兒再一次伸出右手，黃祥雖然一臉嫌棄，但都係捉住咗佢隻手。

蘇乞兒用力捉住佢隻手，然後...

反手扭轉佢隻手，之後再用左手向佢嘅關節位手刃落去。

「咩！」

「啊！」

蘇乞兒鬆手，黃祥揪住被手刃嘅位置攤咗喺地下。

台上嘅巧大見到呢一幕都有譴責蘇乞兒，反而仲拍咗下手。

「點解？」黃祥問。

比賽唔係完咗架喇咩？

「你出嚟行架，唔好傻到將你嘅敵人當係朋友啦。」蘇乞兒冷笑一聲。

佢由講武德嘅練武之人瞬間變返做奸詐嘅爛仔。

「防人之心不可無。」巧大附和。

黃祥因為哽唔落呢啖氣所以用左手出拳反擊，但就比蘇乞兒一腳踢開。

黃祥面朝地下咁仆低，而蘇乞兒就起腳踩住佢背脊。

# 十七.

第一位贏家嘅出爐令大家知道咗呢個比賽講緊嘅唔止係你打唔打得，更重要嘅係你有幾下流。

各路英雄都各出奇招，身上面嘅所有飾物都即刻變曬做武器。

戴喺手上面嘅戒指就直接變咗做指虎，而冇戒指嘅就除啲耳環落嚟夾喺手指之間吉人。

條褲或者條頸有鍊嘅就除落嚟掬，而冇鍊嘅就除皮帶當鞭用。

好彩係男女分開，如果唔係拎住條皮帶追住異性呢個畫面都幾有AV feel。

仲有啲係身上面完全冇以上嘅飾物但又唔想赤手空拳，於是就直接拎咗一定會帶出街嘅火機出嚟燒鳩人或者進場之後攞凳車鳩人。

原本嘅比武大賽嘅第一場之後就變咗做可以帶武器嘅MMA，但巧大完全無諗過要阻止，因為爛仔交從來都係「有槍就用槍，無槍就攞刀，無刀就攞嘢，咩都冇先赤手」，有嘢都唔攞而用手嘅唔係有武德，而係蠢鳩。

...

..

.

經過一段時間，呢個環節終於迎嚟最後一場對戰。

「最後一場對戰嘅人係...」巧大學啲評述咁拉長個尾音：「火龍果同偉仔！」

講完，一男一女就行咗入圈。

「喂，你睇我唔起啊？」偉仔坐低：「我唔打女人架。」

咁你想點啊？

「你哋係最後兩個，唔想打可以投降。」巧大回應。

得返一個，你唔想打都要打。

「OK Fine。」偉仔起身拉咗下筋：「小心啲喎。」

佢睇到Show手臂，但佢隻手臂幼到成枝牙籤咁。

講真啲句...有少少柒。

「你...你都小心啲啊！」火龍果把聲震過震蛋。

雖然呢句嘢嘅攻擊力係零，但佢把聲真係...

好撚得意啊！

「準備！」

「開始！」

偉仔即刻向前衝，而火龍果就郁都唔郁咁企喺原地。

你搞咩啊傻妹？

## 十八.

喺偉仔嚟到佢面前準備出拳嘅時候...

「汪！」火龍果扮狗吠咗聲。

你到底搞緊乜鳩...？

偉仔比佢突如其來嘅狗吠搞到呆咗，而拳頭都喺半空停低咗。

火龍果喺佢仲疑惑緊嗰陣喺唔知邊到攞咗把膠間尺出嚟，之後就一嘢打咗落佢春袋到。

間尺完美咁擊中曬兩粒蛋，我可以聽到清脆嘅碎蛋聲。

偉仔揪住下面退後咗幾步，而火龍果就繼續扮狗吠。

雖然呢個畫面好奇怪，但不得不說火龍果真係扮得幾似。

偉仔調整好狀態之後再一次發起進攻，然後...

「啐！」

火龍果向佢吐咗啖痰，而佢都再一次比火龍果搞到呆咗咁企喺到。

火龍果喺佢呆滯嘅呢零點幾秒已經對佢使出咗抱頭膝撞，佢下面嗰袋弱點不斷咁比火龍果用膝頭撞擊。

偉仔嘅慘叫聲由細聲變大聲，之後就慢慢咁變得虛弱。

火龍果不斷咁重覆撞落佢嗰袋弱點到，直到完全冇力舉起隻腳先放開佢。

偉仔揪住下面咁跌落地下，可以見到佢條褲已經染滿曬血。

巧大開始倒數，而火龍果就拎咗張凳過嚟坐喺偉仔身邊：「唔係好串嘅咩？唔係睇我唔起架咩？」

呢個賽後侮辱，我鍾意。

「對唔住，係我錯。」偉仔搨埋口面。

你呢個男人真係冇撚用。

「咁你快啲投降啦！」

講完，火龍果就拎起張凳用凳腳鑽落佢下面。

佢好倔強咁唔講投降，而火龍果就越鑽越大力。

「五！」

火龍果擺好張凳，將凳腳對準佢下面。

「二！」

喺火龍果準備一嘢坐落去嘅時候...

「我投降！」

佢連最後嘅尊嚴都捨棄埋，但都理解嘅，話曬佢下面個兄弟再受埋呢次攻擊應該冇得救。

## 十九.

第三個環節嘅十五名勝出者已經出爐，以下為名單。

- 1.蘇乞兒
- 2.AK
- 3.狼王
- 4.野狼(狼王的弟弟)
- 5.葉問
- 6.大力鼠
- 7.魔術師
- 8.九紋龍
- 9.蜘蛛
- 10.館長
- 11.玫瑰
- 12.四葉草(玫瑰的妹妹)
- 13.鐵娘子
- 14.子彈姐
- 15.火龍果

「最後一位勝出者已經出爐，大家可以返去啦，被取錄嘅人記得開學日係九月一號。」

台下嘅人逐漸離開，而凱婷都喺呢個時候返咗嚟。

巧大嚟到台邊坐低，而凱婷都坐咗喺佢隔離。

「食枝煙先啦。」凱婷遞咗枝煙比巧大。

巧大接過煙之後就擺落嘴到點著：「做咩去咁耐啊？」

買包煙要買咁耐架咩？

「冇啊，啱啱有個幾靚仔嘅撩我上房，同佢嚟咗幾Q咋嘛。」凱婷舔曬脷：「佢條嘢真係好大。」

冇冇大到要賽後回想咁勁啊？

「你條友真係...」巧大苦笑：「我遲早扣你人工。」

工作時間偷走出去搞嘢，抵你比人扣。

「喂啊！」凱婷踢咗佢一腳：「收曬人未啊？」

你走咗咁耐，咩都搞掂曬啦。

「收曬喇，四十六個啊嘛。」

三個環節加埋四十五個，仲有一個係特別收嘅飛龍仔。

「咁你搵到人未啊？」

搵咩人？

巧大沉默咗一陣，之後嘆咗啖氣：「未啊。」

「會唔係你要求太高啊？」

係囉，要求太高好難搵到架。

「呢個要求唔可以改，一丁點都唔可以。」巧大好嚴厲咁講。

咁有原則都係好事嚟既。

「你話事啦，不過你遲早都一定要搵到。」凱婷有啲無奈。

總之一定要搵到。

巧大苦笑：「知喇。」

「咁我去搞埋啲手尾先？」

「好啊，咁我哋開學見啦。」

講完，巧大就離開咗MK學院，而凱婷就去搵人執返個場同埋處理啲文件。



## 二十.

一眨眼就嚟到九月一號，我都係時候返去。

...

..

.

我一行人去就見到飯堂入面坐滿曬學生，而凱婷亦都一早就咗嚟等我。

我嚟到佢對面坐低：「分咗班未？」

我都係循例問下啫，因為我知你一早就分好咗。

「分好咗喇，名都點埋。」

果然係我嘅好助手。

「齊唔齊人？」

希望齊。

「到齊啊。」

咁就好。

「可唔可以報告下每班有幾多人？」

睇下你分成點。

「F班同D&DP班有十五個，跟住M班有十六個。」

都幾平均，係M班多咗個。

「M班多咗出嚟嗰個係邊個？」

四十六個人分三班係分唔勻。

「飛龍仔。」

點解係佢？

「你覺得佢啱？」

我有咩諗法。

「我覺得佢啱M班。」

你覺得啱就得啦。

「你返上去休息下先啦，我出去講幾句。」

你都忙咗好耐喇，係時候啱下。

「好啦，張分班表黏咗喺壁報板架喇。」

講完，佢就轉身離開飯堂。

我係音響櫃到拎咗枝咪出嚟，之後就行咗去操場。

我行上可移動嘅講台：「大家請嚟操場集隊。」

我都係循例講下啫，因為我知佢哋唔會理我。

但佢哋唔理我...

咁先好啊！

做MK子女做到咁聽話，不如唔好做。

「大家可以去壁報板睇下自己係邊班，之後就去返你個班嘅班房。」

講完，佢哋就即刻起身衝去睇分班表。

佢哋睇完分班表之後就上曬去，得返我哋操場。

「我都係時候帶啲老師上去喇。」我係到自言自語。

講完，我都收返好枝咪離開操場。

我嚟到教員室門口：「毒龍、武痴同揸Fit人出嚟啊唔該！」

佢哋聽到之後就行咗出嚟。

左邊呢個著住白色背心加短褲、戴住防毒面罩嘅呢位大隻佬就係毒龍。

「又係新一年喇。」毒龍拉低防毒面罩。

中間呢個著Adidas運動套裝仲戴埋頭巾嘅就係武痴。

「又係時候教人打交喇。」佢打咗兩下空氣。

右邊呢個著西裝仲打埋咁嘅就係揸Fit人。

「希望今年嗰班生性性啦。」揸Fit人整左整條咁。

## 二十一.

我同佢哋傾咗陣鳩嘢之後就返咗校長室，而佢哋都上返去各自嘅班房教書。

我喺校長室執咗下嘢、食咗枝煙之後就上去逐個班房視察。

首先嚟到嘅係D&DP班嘅班房，呢個班房有一張個邊可以坐到十六個人嘅長枱，而枱上面就擺滿曬細細個嘅包裝袋、煙絲、一包包嘅大麻花同埋大麻。

學生戴住防毒面罩咁坐曬喺枱嘅兩邊，而毒龍就坐咗喺最入面嘅主席位。

我行到嚟毒龍身邊：「又係由拆嘢開始教啊？」

「係啊。」毒龍拎起一包大麻同一個包裝袋：「我準備示範喇，大家望過嚟。」

全部人都望住毒龍，而毒龍都開始咗佢嘅示範。

佢拎咗個電子磅過嚟：「我假設今次個客要八g。」

講完，佢就用夾夾咗六g嘅大麻落個磅到，然後再夾兩g嘅煙絲去。

呢個時候有人舉手，毒龍即刻停低手上面嘅動作：「咩事啊同學？」

望過去，原來係淼姐。

「點解個客要八g，但係你淨係比六g佢嘅？」淼姐問。

「你係咪蠢鳩？」毒龍回應：「個個都呢磅架啦，淨係呢兩g算好人架喇！」

「好。」

「咁我繼續喇。」毒龍用夾將啲嘢放入包裝袋：「放完入去之后就撇走曬入面啲氣，之後封埋口就搞掂。」

「我想問點送出去？」帆船仔問：「我哋親自出去？」

「少年你真係太年輕喇。」毒龍嘆咗啖氣：「去出面搵車手架嘛傻仔。」

我決定開聲補充：「要喺條街到行嚟行去咁危險就梗係搵班柒碌做啦。」

「咁我哋做咩要戴防毒面罩嘅？」莉莉問。

你班友第一日上堂真係特別多嘢問。

「你班搵樣聞搵住會唔想隊咩？」我嘆咗啖氣：「你自己隊咗，咁我哋賣咩啊？」

毒龍見我講到有啲忤就拍咗拍我膊頭：「你行先啦，我慢慢教佢哋。」

## 二十二.(巧大)

我離開咗D&DP班嘅班房之後就嚟到F班嘅課室，亦即係學院嘅禮堂。

學生喺曬中間一對一咁練緊，而武痴就挨住個台食煙。

我兜側邊行到嚟佢隔離：「教緊咩啊？」

「你見我咁得閒，就知我睇緊佢咁本身會點打。」武痴彈走個煙頭。

都喺，要因材施教架嘛。

「咁你覺得今年啲點啊？」

你係老師，所以你嘅睇法最緊要。

「都係咁上下啦，不過我好好奇一樣嘢。」佢指住火龍果：「佢點解會係F班？」

女仔唔可以識打交架咩？

「佢真係打贏咗架。」

佢唔止打贏，仲差啲打到人斷後。

「撞彩架咋嘛？」武痴有啲懷疑。

都唔係好彩。

「佢打到條友駙喺地下算唔算係撞彩？」我一諗起啲個畫面就打曬冷震。

啲血由下面流到落腳，真係諗起都痛。

「但係佢好似唔識打咁款。」武痴搵咗搵下巴。

會唔會係佢唔想打傷人？

「你過去同佢講話唔洗留手可能會好啲。」

佢應該係唔想出手啫。

「會唔會啊？」武痴都係好懷疑。

我覺得會。

我搭住佢膊頭：「行啦。」

講完，我就同佢一齊嚟到火龍果後面。

「停一停先。」武痴行上去Stop咗火龍果：「你試下唔好留手。」

火龍果聽到之後皺曬眉：「認真咩？」

武痴好堅定咁扒咗扒頭，之後就行返嚟我身邊：「開始！」

火龍果扮狗吠咗聲，之後就攞咗把間尺出嚟。

野狼比佢搞到呆咗喺到，而火龍果就用把間尺一嘢打咗落佢個袋到。

野狼即刻痛到用雙手揪住下面，而火龍果就衝上去準備用膝頭撞擊。

「夠喇！」武痴見唔對路就即刻衝咗上去隔開兩個人：「火龍果你行去巧大個邊先。」

火龍果「哦」咗聲就行咗嚟我身邊。

## 二十三.

「到底你呢套咩拳嚟架？」我問佢。

雖然冇咩武德，但好屈機。

「好似叫癩狗拳，我都係上網睇片學架咋。」佢苦笑：「我唔識打交架，都係亂咁架咋。」

我唔知你係咪真係亂咁嚟，我淨係知你一出手就碎蛋。

武痴關心完野狼之後就行咗過嚟：「你係咪學過癩狗拳？」

火龍果扒咗扒頭：「係啊。」

你條友睇片學都差啲打到人斷後，真係拜師學嘅話真係變人肉閹割機都似，直頭係「但凡走過，寸Je r不留」嘅程度。

「你唔早講？」武痴彈咗下佢額頭：「睇你條友都唔識留手架喇。」

我相信佢冇留手呢個概念，一打就要打到人斷後。

「咁點算啊？我係咪要轉班啊？」火龍果問。

我都唔知啊。

武痴望住我：「我就唔想你轉架喇，不過要睇下巧大點諗。」

我係院長，你睇我頭都喺嘅。

「睇你有冇第二個方法比佢練囉，冇先轉班啦。」我答佢。

佢咁勁，無理由埋沒佢天份啫。

「咁我帶佢去打沙包啦。」

講完，武痴就諗住搭隻手落火龍果個膊頭到帶佢走，而火龍果...

一嘢用膝頭撞落武痴下面。

「我屌！」

武痴痛到撇到下面跪低，但我忍唔住笑咗出聲。

「我知你好痛，但真係好好笑。」我努力忍笑。

我都唔想架。



「對唔住啊，反射動作嚟。」火龍果鞠躬道歉。

佢唔掂架喇。

「等我帶你出去等啦。」

講完，我就諗住搭隻手落去火龍果個膊頭到帶佢走。

等陣...

「啊！」

一切都嚟得太遲。

佢個膝頭已經撞咗落我下面，而我嘅反應同武痴一樣。

「笑我啊嗱！」武痴恥笑我。

同是天涯淪落人。

「笑咩啫，你都比佢踢咗嘢啦！」我死淨把口。

企喺我哋中間火龍果露出尷尬而不失禮貌嘅笑容：「咁我而家要去邊？」

## 二十四.

「你出去坐低等陣先。」我同佢講。

「哦，好啦。」

佢講完就行咗出去，而我同武痴就繼續跪喺地下。

可能因為武痴係習武之人，所以佢恢復得快過我。

佢雖然企唔直，但至少都企返起身。

「好廢啊巧大！」佢彎曬腰。

我屌你啦！

「快啲過嚟扶我啦！」我舉中指。

無良心架你。

「知喇，幫緊你喇。」

佢講完就行咗過嚟。

佢伸出右手：「起身啦。」

我捉住佢隻手，用盡全力先企到返起身。

「帶我出去坐低得喇。」

佢扶咗我去火龍果隔離坐低，而佢就帶火龍果走。

「真係痛搵到呢。」我喺到自言自語。

...

..

.

我坐加馴咗陣之後終於冇咁痛，所以都係時候上去睇下M班搞緊咩。

我用咗一段時間先行到上去M班嘅班房，啱啱開門就見到飛龍仔企咗喺黑板前面講緊嘢，而揸Fit人就坐咗喺教師枱。

揸Fit人見我行入嚟就叫停咗飛龍仔，而飛龍仔都好配合咁收咗聲。

「你好啊巧大。」飛龍仔禮貌咁同我打招呼。

果然識做戲。

「你好啊。」我向佢點頭示好。

我打完招呼就嚟到揸Fit人隔離：「搞緊咩啊？」

應該都係同以前一樣。

「冇啊，都係叫佢哋出嚟講下嘢之後選班長咋嘛。」揸Fit人拎咗枝煙出嚟：「坐低食枝煙先啦。」

我接過枝煙，點著之後就直接坐咗上枱：「聽下飛龍仔講咩囉。」

「可以開始喇。」

飛龍仔繼續講，而佢講嘅嘢基本上同啲人去參選政府官員會講嘅嘢一樣。

爭取啲咩福利、有咩睇法同埋點解要投佢之類。

話就話要有Point，不過事實就係睇邊個包裝得好、講得好。

一個係靚仔加講嘢好聽但事實上做唔到，而另一個就係柒頭加講得唔係好好聽但全部做到。

大部分人都會揀前者，因為至少聽落正啊嘛。

## 二十五.

揸Fit人喺所有人都發表完競選宣言之後就宣佈投票階段開始，而我就繼續坐喺隔離做花生友。

揸Fit人將紙同筆派比每一個人，之後就拎咗個白色箱出嚟擺喺教師枱上面：「直接寫佢個名，寫完就放落個箱到。」

揸Fit人講完，學生們就開始喺紙上面寫字。

白色箱唔洗好耐就塞滿曬紙，唔知點解我覺得呢個過程比想像中快。

揸Fit人企起身：「投撻曬架喇嘛？」

冇人出聲，即係投撻曬。

揸Fit人打開白色箱：「巧大你幫唔幫手點票。」

梗係得啦。

「嚟啦，我不撻都好撻得閒。」

講完，佢就將啲票倒曬出嚟。

我開咗一張嚟睇，係飛龍仔。

第二張，都係飛龍仔。

「揸Fit佬，直接攤開曬嚟睇啊。」我喺佢耳邊細聲講。

佢將啲票攤開曬，上面全部都係寫住飛龍仔。

「點撻樣搞啊巧大？」揸Fit人望住我。

全部人都投同一個人，咩情況？

「我去問下先。」我指住飛龍仔：「你條撻樣同我出去傾兩句。」

睇得出佢唔係好情願，但都係行咗出去。

我行出去：「點解會咁？」

應該係話你點做到。

「買票囉。」

鬼唔知咩。

「以前啲買票都買唔撚曬全部人。」

從來冇人可以買曬所有人，因為總有啲撚樣唔忿氣。

「因為佢哋唔夠錢。」

你講得出呢句，即係你都洗咗好多下。

「你洗咗幾多？」

比我見識下。

佢冇開聲，淨係舉起咗一隻手指。

「十皮？」

擰頭。

「一球？」

擰頭。

「一叉？」

佢皺眉：「多少少。」

痴撚線架？

「一億？」

佢一嘢搭住我膊頭：「啱喇。」

你係咪傻架？

「你應該知M班大佬呢個名出到去都只係小薯仔。」

無必要。

「我知。」佢拎咗包煙出嚟：「但我想行出第一大步。」

講完，佢遞咗枝煙比我。

「食枝煙先啦。」

我接過煙：「望到咁撚高就唔好叫飛龍仔啦。」

大佬個名有個仔字唔多好。

「咁啊...」佢諗咗陣：「地龍皇。」

地下嘅龍皇，我鍾意。

## 二十六.

「食枝煙先啦。」

我接過煙：「望到咁撚高就唔好叫飛龍仔啦。」

大佬個名有個仔字唔撚掂喎。

「咁啊...」佢諗咗陣：「地龍皇。」

地下嘅龍皇，我鍾意。

「咁先啱架嘛。」

至少唔好柒先啦。

「你可唔可以同外面啲人介紹下我？」

你想我推你上位啊嘛，我知啊。

「完咗呢一個學年先啦撚樣。」我嚴肅咁講：「我有責任保護你班粉腸，所以我喺你哋畢業之前唔會比外人知咁撚多。」

所有喺到發生嘅嘢，就要喺到散。

佢嘆氣：「OK fine，咁我自己出去闖。」

你話點就點啦。

「我唔撚會阻止你，但就算你喺出面比人追斬我都唔撚會保你。」

我唔會插手學院以外嘅事。

「我知，不過我唔驚。」

你淨係賄賂班友都用咗成億，所以除咗我應該仲有其他人照你。

「我想知你係咩人？」

我想知係邊個照你，因為你呢個年紀就算炒Bitcoin都冇可能搵到咁多。

「我...」佢苦笑一聲：「你唔需要知。」

你唔講我都唔會逼你，因為我知嚟到呢到嘅人都有好多講唔出口嘅過去。

「加油。」

我都唔知同你講咩好。

上一次見佢，佢著住襯衫西褲。

今次見佢，佢著住黑老西仲打埋咗。

我睇得出佢唔係想做一個普通嘅MK仔，而係想做最大個。

佢彈走煙頭：「行先喇。」

講完，佢就行咗去門口。

喺佢準備推門入去嘅時候，我嗌停咗佢：「唔好後悔。」

呢條路唔易行。

佢苦笑一聲：「我有得揀。」

睇嚟你同我一樣。

「或者你有得揀呢。」

但我相信你仲有得揀。

「我都想。」

講完，佢就行咗入去。

我終於睇曬三班嘅情況，所以都係時候去做正事。

我嚟到會議室，一個白髮齊眉嘅啊伯一早已經喺到等緊我。

佢雖然老，但就留咗個好型嘅狼尾同電咗前面嘅瀏海，手上面仲揸住一枝手柄係金色龍頭嘅拐杖，霸氣程度同後生嘅話事人有得揮。



## 二十七.

「好耐冇見喇巧大。」佢向我打招呼。

我嚟到佢對面坐低：「係啊，都有一排冇見你喇龍叔。」

因為佢行動不便嘅關係，我哋應該都有三、四個月冇見。

有時就算佢想嚟我都唔想佢行，但我又有時間搭過去搵佢。

搭過去搵佢冇你哋想像中咁簡單，因為佢同啲古代詩人一鳩樣。

佢住喺香港嘅離島，但唔係長洲或者坪洲呢啲，而係一個講咗你都未必識嘅島。

好聽啲就叫住得遠，難聽啲就叫住咗喺荒山野嶺。

「唔好叫龍叔喇，叫龍伯啦。」佢嘆咗啖氣：「啱啱擺完六十大壽，要轉口啦。」

前排成班人一齊入去同佢擺完六十大壽，雖然就咁用咗一日，但佢開心就得啦。

「咩龍伯啊？呢到香港嚟架。」

記唔記得羅局長講過咩？

「知喇，如果人可以活到百二歲，咁六十歲先啱啱踏入中年啊嘛。」佢苦笑：「不過我呢個雙手染曬血嘅老煙槍去到六十歲都應該差唔多要走架喇。」

咁又唔好咁講。

「邊有咁易得你死啊？」我嘆氣：「我哋呢啲預咗臨老就病夠幾千晚架喇。」

病到好辛苦但又死唔去先係真正可怕嘅事。

「所以我冇諗住醫。」

醫？你有病咩？

「你身體出咗事咩？」

冇聽你講過嘅。

「第四期肺癌。」佢苦笑：「唔好講呢啲傷心嘢先啦。」

講完，佢就將個手柄拉出嚟，喺枱杖裡面拎咗張紙出嚟擺喺枱面。

我拎起張紙嚟睇：「應該都冇變架啦？」

呢份約應該冇咩要改。

「你自己睇啦。」佢指住自己個頭：「我鬼記得咩。」

都係嘅，年紀大咗邊有咁好記性。

嚟到最底，我終於見到有咩唔同咗。

以往我哋都係對半分，但而家竟然變咗

「扣除成本後所有收益歸MK學院所有。」

## 二十八.

「你一蚊都唔要？」我問佢。

雖然你都有拎返個成本。

「唔洗喇。」佢嘆咗啖氣：「我都就死啦。」

咁唔關事架。

「都要留錢比社團架。」

你唔食咋嘛，你下面啲啲都要食架。

「社咩團啊？」佢微笑：「我一早當咗MK學院嘅人係親生仔。」

我哋呢啲小薯仔嚟架咋。

「你突然間比咁多錢我都唔知點用。」

講真，無啦啦多咗一個Doub都唔知拎嚟做咩好。

「我相信你知點用。」

定係...

「你想將MK學院變做...」

我唔希望係咁。

佢打斷我：「唔係啊。」

咁係想？

「我知你咩人，但都唔洗去到呢個程度啊嘛？」

我知你係講義氣嘅人，但都唔洗義氣蓋天啊嘛？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佢裝返好個手柄：「我都係唔想佢哋...」

我明你心意。

我打斷佢：「咁你肯定喇嘛？」

佢扒咗扒頭，而我都拎枝筆出嚟簽名。

我將張合約收好：「咁嚟緊一年...」

我同佢握咗握手：「合作愉快。」

凱婷喺呢個時候行咗入嚟，我估佢係見到開咗燈所以入嚟睇下。

「做咩啊凱婷？」我拉開身邊嘅凳：「坐低先啦。」

凱婷先喺門口向龍伯鞠躬咗個躬，之後先行過嚟做低。

「你哋傾成點啊？」凱婷向龍伯點頭示好：「早晨啊龍叔。」

你條友真係衰。

見到龍伯就鞠躬加扒頭，對住我就淨係識要錢買煙。

「你過嚟做咩啊？」我問佢。

正所謂「凱婷自辦公室來，非奸即盜」，所以我估你唔係真係過嚟睇我傾成點。

「係咁嘅...」佢伸出雙手：「我想問你攞錢買煙。」

我屌啊！

「你今朝唔係開咗一包咩？」我諗咗諗：「你唔係...」

拎嚟去開心Share啊嘛？

「係，我派嚟比人。」凱婷唔夠膽直視我。

你真係仆街嚟，周街派我的銀紙。

「龍伯你話點算好？」我向龍伯打咗個眼色。

我就唔比架喇。

龍伯喺褲袋攞咗幾張廿蚊出嚟：「拎去啦。」

凱婷拎走啲錢之後即刻笑到好似咁咗滴滴咁，唔講仲以為啲錢溝咗嘢。

「多謝龍伯！」凱婷送咗個飛吻比佢。

龍伯都未接到個飛吻，凱婷就已經一枝箭咁衝咗出去。

成日比錢你都唔見你比飛吻我，真係枉我對你咁好。

「你真係縱壞曬啲細嘅。」我嘆氣：「搞到佢哋燒銀紙燒得快過焚化爐。」

要識理財先得架。

「鬼叫你唔加人工。」佢講笑咁講。

係啊係啊，又係我啊。

「啲細嘅係要嚟錫架嘛。」佢企起身：「我走先喇。」

「我送你出去？」

「唔洗喇，我想自己行下。」

「咁好啦，掰掰。」

「有緣再會。」

應該都無下次架喇，遲下等我死咗上嚟搵你煲煙啦。

# MK仔女愛情事件簿——牛丸篇

MK學院嘅殘廁裡面。

「我仲想要啊武武！」我雙手撐住個洗手盤。

雖然執咗四劑，但我仲未夠啊。

「唔好啦，搞唔掂喇。」佢拍咗拍我背脊：「你轉身睇下先啦。」

係你搞唔掂定佢搞唔掂啊？

我轉身，之後佢用手逗咗條嘢幾下。

成舊橡皮糖咁，睇嚟佢真係唔得喇。

我跔低將耳仔貼落去：「冇心跳，死咗。」

武賓周兄，已死。

「咁我哋出去食枝煙先？」

事後煙呢啲梗係要啦。

「行啦行啦。」

//

我哋嚟到操場側邊嘅看台點煙，而巧大就喺我哋前面行嚟行去。

我睇一睇煙盒：「啊武我冇煙喇，借部電話嚟啊。」

我要打電話比賣私煙條友，但我部電話漏咗喺課室。

「好啊。」佢遞部電話比我。

要快啲打先得，如果唔係佢又唔知去咗邊。

我接過佢部電話，之後喺我諗住打電話嘅時候...

「叮！」

有個叫Jessica嘅人Send咗個Message過嚟。

「你做緊咩啊？」

雖然呢句嘢好平常，但Send嗰個係女仔嚟。

我撇入去慢慢向上碌，越碌就越火滾。

「你睇緊咩啊？」啊武發現咗我睇緊佢Whatsapp。

睇緊你同第二條女啲對話囉。

「睇到曬喇。」

睇你點兜。

巧大好似有「出事雷達」咁行過嚟坐低：「我旁聽架咋。」

我知你一間就會出聲架喇。

「件事唔係你諗咁架。」啊武諗住搶返部電話。

聽到呢句連狗唔信嘅嘢，巧大忍唔住笑咗出聲。

巧大拍咗拍我哋兩個膊頭：「停一停先。」

佢講完就行開咗，而我哋都坐開自己冷靜下。

//

廣播響起：「所有同學放低手頭上嘅工作，而家即刻落嚟操場。」

啲人好快就落嚟圍觀，而巧大就坐咗喺啊武身邊。

「準備好喇啲武仔。」巧大拍咗拍佢膊頭。

準備好啲咩？

佢講完就拎住罐乾手粉過嚟：「伸對手出嚟。」

吓？咩事啊？

「信我啦。」佢催我。

雖然唔知佢想做咩，但我都係伸咗對手出嚟。

佢將啲乾手粉倒落我對手到拌勻，之後就拉咗啊武落地下。

「跪低啦屌你老母！」佢大聲喝啊武。

啊武自知唔夠巧大霸氣，諗都有諗就跪低咗。

咩事啊？

「我哋都未搞清楚。」我望住巧大。

雖然係誤會嘅機率唔大，但係未審先判好似唔係咁好。

「咁你問佢啦。」

都好啫。

我行去啊武面：「嗰個係咪你另一條女？」

啊武冇講嘢，淨係扒左扒頭。

咁即係抵打啦。

「明啦嘛？」巧大嘆咗啖氣：「唔洗多架，十四巴夠架喇。」

我知你點解倒啲乾手粉落嚟啦。

「真係得？」

唔犯校規咩？

「得架喇。」

咁我嚟喇喎。

我一巴一巴咁車落佢塊面到，車完第十三巴就同佢一齊攤咗喺地下。

佢係痛到攤低，而我就係劫到攤低。

用盡全力擰十四巴好劫架。

「你知唔知你衰咩啊？」巧大問佢。

啊武扒左扒頭。

「你講。」巧大拉返佢起身繼續跪。

知錯？

「我衰出軌。」

知就好啦。



「一嚟啦。」巧大嘆咗啖氣：「仲有樣嘢。」

吓？

「咩啊？」啊武一臉疑惑。

我都想知。

巧大深吸一啖氣，之後就一巴車落啊武到。

「啪！」

好應聲，真係聽到都覺痛。

「你認啲個係契妹咪得囉！」巧大嘆咗啖氣：「碌葛咁。」

講真，佢認契妹我都冇咁嬲。

「多謝你啊。」我向巧大鞠咗個躬。

幫我出咗啖氣。

「我都未鬧你。」巧大行過嚟：「玩嘅時候就咪撻認真啦，認真嘅時候先認真啦。」

吓，點解又關我事嘅？

## MK子女愛情事件簿—牛丸篇(2)

「吓，唔係佢錯咩？」我問巧大。

唔通係我有問題所以佢戴我帽？

「大家都冇錯。」巧大吸咗啖氣：「屌你班搵樣睇完戲就散啦，仲企喺到搏屌啊！」

圍觀嘅人聽到巧大咁講就散開曬，操場好快就得返我哋三個。

我估佢咁做係唔想太多人聽到，話曬呢啲始終都係我同啊武嘅感情嘢。

「你同我起身。」巧大踢咗啊武一腳：「起身啦屌你！」

啊武慢慢爬起身，之後就坐咗喺側邊嘅看台到。

「你哋跟我上去。」巧大拉住我。

吓？

「去邊啊？」我問佢。

你又想搞咩？

「上會議室。」

咁啊武呢？

「佢坐咗喺到嗰。」

唔洗等埋佢咩？

「比佢啱陣先。」巧大清咗清喉嚨：「佢唔上嚟就踢佢出校。」

咁搵癲？

「即刻嚟。」啊武撐住張凳企起身。

//

我哋嚟到會議室之後巧大就安排我同啊武并排坐，而佢就坐喺我哋對面。

「你兩個真係。」巧大嘆咗啖氣：「處理好啲感情嘢得唔得啊？」

吓，唔係你發大嚟搞架咩？

「我冇諗住咁架。」

我點會無啦啦發動「港女十四巴」啊？

「你班友喺第二到嚟唔關我事，但你哋喺學校入面嚟就一定關我事。」

某程度上嚟講...都啱嘅。

「咁你有咩想講？」

願聞其詳。

「大家都知係玩下架喇，你黐咩啫？」

咁又係，我都預咗佢會戴我綠帽。

「咁但係見到都係會黐架啦。」

道理我都明，但我做唔到啊嘛。

「不過我想講嘅就係...」巧大認真咁望住我：「你係咪真係鍾意佢？」

你做咩跳到咁快嘅？

不過...

「我真係鍾意佢架。」

然後呢？

「咁武仔你呢？」佢望住武仔。

武仔冇半秒猶疑：「我鍾意佢。」

講得就講，呃鬼食豆腐。

「咁我信你架喇。」巧大諗咗陣。

翻攞線架？

「多謝你。」

跟住呢？

「以後有咩事搵我，我幫你打柒佢。」

## MK子女江湖事件簿-蘇乞兒篇

「飲啦屌！」我舉杯。

我今日同班FD落吧飲酒慶祝我入咗MK學院，順便聚下舊。

今日嘅我應該好開心先係，但我遇到佢。

//

我飲完酒之後就自己行返屋企，經過一條後巷嘅時候被人阻住咗。

因為環境太黑加上我有啲醉，所以我認唔到佢係邊個。

「咪攔阻住我條路啊！」我喝佢。

佢冇諗住行開，郁都唔郁咁棟咗喺到。

「蘇乞兒，我嚟搵你覆桌架。」佢回應。

覆桌？你係...

「黃祥？」我冷笑：「又單挑啊？」

你上次先輸完一次，睇下今次邊個收皮囉。

「單挑啊。」

果然係練武之人，夠曬武德。

「但係我醉嗰。」

但仲差緊少少。

等我下次冇醉先打得唔得啊？

「我哋學醉拳架。」佢擺好架步：「含撚啦你！」

佢講完就衝埋嚟，速度比我想像中快。

你都衝緊埋嚟，啫係我冇得唔打啦。

我用盡僅剩嘅精神擺好架步，希望接得住啦。

佢第一招同上次一樣都係雙手敬酒，真係輸過都唔識改。

我抹碗卸開，之後...

「仆街啦你！」

飲醉酒嘅我專注力太低，完全冇留意到佢起腳，就咁比佢一嘢踢咗落個肚到。

我比佢踢完一腳之後醒咗好多，但同時都好想嘔。

我退後幾步，而佢都再一次進攻。

佢再次出拳，而我側身避開之後就...

「嘔！」

我直接向住佢塊面嘔。

雖然呢下就算嘔中曬都係近乎零傷害，但唔會有人想掂到嘔吐物。

佢下意識退後咗幾步：「臭搵到呢！」

女神痾啲屎都臭啦，嘔吐物點會唔臭？

我嘔完之後成個人醒返曬，係時候打到佢變豬頭。

「掂啦嘛？」佢問我。

我用衫袖抹咗抹嘴：「嚟啦。」

我一講完佢就再一次衝埋嚟出拳，但佢出得好似...

有啲慢。

係咪我問題？

## MK子女江湖事件簿-蘇乞兒篇(2)

「你好慢啊。」我有啲無奈。

你咁慢，連啊伯都打得贏你啦。

我輕輕鬆鬆就抹走咗佢隻手兼車佢一巴，之後仲有時間嚟個掃腿。

佢直接坐咗落地下：「我屌！」

坐咗落地下反而仲有攻擊性，不過我唔驚。

「先撩者賤。」我攞起手邊嘅一碌竹：「投降未？」

你起腳我就插落去。

「成王敗寇，我方嘢講。」佢擰轉面：「任你處置。」

咁好啦。

「承你貴言。」我合理眼。

我一嘢桶落去，之後就擘大眼。

佢〇曬嘴咁望住我：「做咩唔殺我？」

你條屍好難處理，同埋...

「你死咗仲邊有人嚟搵我比武？」我伸出右手：「起身啦。」

肯同我玩隻揪仲要同我學同一套拳，好難搵架。

佢苦笑一聲之後就拉住我隻手企起身：「下次就贏你。」

知喇。

「下次再講啦。」

我秤住佢行埋一邊挨牆企定之後就拎咗兩枝煙出嚟。

「食枝煙先啦。」我將其中一枝遞比佢：「鎮痛啊。」

佢擔住枝煙：「多謝。」

佢拎個火機出嚟諗住點煙，點知個火機打極都打唔著。

我點完之後就伸個火機過去幫佢點：「冇油喇，搽咗佢啦。」

冇油係點打都冇用架。

佢苦笑：「會搽架喇。」

佢話就話會搽，不過講完就將個火機收返落褲袋。

//

煙燒完，我哋都係時候走。

「我行呢邊。」我指住我後面：「你行邊？」

睇下同唔同路。

「唔同路。」

咁冇嘢喇。

「咁我走喇。」我轉身。

下次見啦。

「喂！」

我轉身望過去見到佢用拳頭拍咗拍心口之後就伸咗出嚟，而我都向佢同返同一個動作。

//

「放學喇！」武痴宣佈。

終於放學喇！

我衝出禮堂，之後就比巧大截住咗。

「做咩啊？」我問佢。

我要走啊！

「你搞咩嚟？」佢拉住我急急腳行入教員室：「你望出去。」

有咩咁特別啊？

我行到窗邊望出去：「我知喇。」

## MK子女江湖事件簿—蘇乞兒篇(3)

//

「飲啦屌！」我舉杯。

「細聲啲啦屌你老母！」後面傳嚟一把男人聲。

邊撚個阻住我飲酒？

「關你撚事啊！」我屌返轉頭。

我講完就聽到後面傳嚟密密麻麻嘅腳步聲。

感覺唔係好對路，對面好似幾多人。

有人從後拍咗拍我膊頭：「乞兒仔你好撚串喎！」

輸咗人就唔好輸埋個陣。

我吞咗啖口水之後就起身轉過去：「係咁撚串架喇！」

仆你個街，十幾廿個人攞住玻璃樽企喺我面前。

我呢邊加埋我都係得嗰五條友，冇可能夠打。

「呢個場係龍哥我睇架！」一個右手上臂紋咗粒六角星嘅男人用玻璃樽指住我喉嚨。

真係飲醉酒累事。

而家耍冧都冇撚用架喇，頂硬上啦。

我向班打咗個眼色，之後就反手拎起枱面嘅啤酒樽扑落龍哥個頭到。

玻璃樽嘅下半部爆開，而龍哥個頭都即刻爆缸。

我捉住龍哥將個玻璃樽插落佢條腰到再推開佢，之後就同班衝去後門。

「打佢老母臭閻！」龍哥大嗌。

我哋打開後門嚟到後巷之後就向住大街方向狂奔，而龍哥班都喺後面追住我哋。

//

「啊！」後面傳嚟慘叫聲。



我擰轉頭一睇，係啊聖。

佢撻咗喺地下，但龍哥班同佢有啲距離。

我諗住跑返轉頭拉起佢，但就比佢嗌停咗。

「走啊，一個死好過冚家劇啊！」啊聖大嗌。

雖然聽到佢咁講，但我都係照樣跑咗幾步。

「咪撻癩啦！」我大嗌。

你你我兄弟嚟架！

「走啊屌你老母！」

佢講完就爬起身跌跌撞撞咁衝向龍哥班，之後傳嚟淒厲嘅慘叫聲。

「我會返嚟架！」我抹去眼角不自覺咁流出嚟嘅眼淚。

我講完就轉身帶住其他跑向大街，去到大街就直接上的士。

嗰日之後啊聖入咗廠，而龍哥就仲刮緊我。

//

巧大拎咗個望遠鏡過嚟：「睇下。」

我用望遠鏡望出去，見到學校門口企咗廿幾個人。

最前面嗰個一定係龍哥，因為佢右手上臂嗰個六角星同我之前見過嗰個一樣。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蘇乞兒篇(4)

「唔該。」我將個望遠鏡還返比巧大。

都走唔甩架喇。

「你應該知我唔會出手解決校門以外嘅事。」巧大點煙：「等佢哋走咗先走啦。」

唔洗喇。

「要發生嘅嘢，遲早都要發生。」

有啲嘢係避唔到架。

「我唔會質疑你嘅決定，更加唔會阻止你。」巧大伸咗個懶腰：「你唔好後悔就得。」

從來都冇後悔過。

「我行先喇。」我轉身離開教員室。

//

我企喺校門前面，而龍哥就喺我面前。

「做咩啊？唔夠膽出嚟啊？」龍哥嘆氣：「依家啲細嘅真係，做咗又唔夠膽認。」

我有話唔認啊。

「比啲時間我做比心理準備得唔得先？」

你幾多人，我幾多人啊？

龍哥做咗個「OK」手勢：「你話事啦。」

差唔多喇。

「我嚟架喇喎。」我苦笑：「睇實啊！」

希望冇事啦。

我遞高隻腳準備踏出去，之後...

「啪！」

龍哥身後傳嚟爆樽聲。

係邊個？

龍哥擰轉身之後我後面就傳嚟密密麻麻嘅腳步聲，聽落應該有十幾人。

呢邊又係咩人？

正當我諗住擰轉身睇嘅時候...

「行啦乞兒仔！」武痴一嘢飛踢落龍哥到：「幫手啦屌你！」

龍哥撞落地下，而其他F班嘅人都即刻衝上去圍毆佢。

龍哥班靚見到大佬收咗皮就即刻四散，而我都終於見到出面爆樽嘅人係邊個。

嗰個著住黑色打底、黑色牛仔褲、黑色皮褸，條褲仲掛埋鍊嘅人，係黃祥。

佢帶住成班靚，擺到明就係有備而嚟。

「乞兒仔！」佢向住我大嗌。

你點知我出事架？

我衝到去佢身邊：「點解你會嚟到架？」

我方通知過你架喎。

「你有事我點會唔到？」佢攬住我拍咗拍我背脊：「我仲要你做我對手架嘛。」

多謝你。

「講呢啲就唔好聽啦。」我苦笑。

街頭街尾都傳嚟同打樁機差唔多大聲嘅腳步聲，感覺唔係好對路。

我望咗下兩邊，見到兩邊都有一班揸住鐵通嘅紋身大隻佬衝緊埋嚟。

「唔好講住先喇。」佢喺褲袋拎咗枝好似電筒咁嘅銀色棍出嚟。

正當我諗住問佢咩嘅時候...

佢揸咗枝銀色棍一下，之後枝銀色棍就變到同掃把棍差唔多長。

我O曬嘴咁望住佢：「咩嚟架？」

我真係未見過。

「用開啲濕鳩竹未見過高科技啊？」佢將枝棍遞比我：「不鏽鋼嚟，試試佢。」

我接咗枝棍之後就掙咗幾下，而武痴都喺呢個時候帶住F班嘅同學嚟到我哋身邊。

「有咩計劃？」武痴問黃祥：「係你啊？」

武痴應該喺啲File到見過佢。

「係啊。」黃祥望住我：「乞兒仔個...兄弟嚟架嘛！」

知喇...兄弟！

「我打街頭，你哋打街尾。」佢指住其中一邊：「行啦！」

佢講完就同我一齊帶住班靚向佢啱啱指嗰邊衝出去，而武痴就帶住F班衝向反方向。

//

「含撚啦你！」我用枝棍篤向其中一個人。

我篤中咗佢個肚之後就用力推落去，而佢個肚都跟住滲血。

我拉返枝棍出嚟之後就即刻跔低向佢對腳劃掃，條友仆低之後就喺地下攞埋一舊。

「睇後啊！」黃祥喺我後面大嗌。

我擰轉頭就見到佢雙手出拳打低咗喺我後面嘅人。

佢邊打邊退，直到我哋背貼背。

佢撞咗我一下：「去。」

收到你。

我衝出去打直劈低一件之後再順手劃掃埋佢隔離嗰個條腰，諗住再打下個嘅時候就睇到黃祥兩個身位之外有個拎住長鐵通嘅人。

我掠枝棍過去，轉用雙手出拳：「接嘢啊！」

佢順利咁接到枝棍之後就即刻用嚟擋枝鐵通，但佢好似唔識點化守為攻。

「抹開佢！」我大嗌。

佢聽到之後即刻卸開枝鐵通，跟住就上前單手出拳。

叻仔！

## MK子女江湖事件簿—蘇乞兒(5)

佢哋見到我哋咁把炮就走嘅走、投降嘅投降，得返龍哥比人脅持住喺學校門口。

我嚟到黃祥身邊：「話時話你點知我識用棍架？」

我都冇同你講過。

「你係蘇乞兒啊嘛。」佢苦笑：「佢識用棍架嘛。」

係啫，正版蘇乞兒係識用棍架啫。

「好似。」我望住學校門口：「行返去先？」

睇下武痴嗰邊搞成點。

//

「快啲過嚟啦！」遠處嘅武痴向我揮手。

我嚟到武痴同F班同學面前，而龍哥就面對住我咁就跪咗嚟到。

「搞掂囉喇？」我問佢。

我意思係仲有冇殘兵。

「搞掂囉架喇。」武痴行嚟我身邊：「想點處理啊？」

我要求就唔高嘅。

「叩頭認錯得喇。」

好簡單啫。

龍哥聽到之後即刻黑面：「我唔會叩。」

都預咗架喇。

「士可殺，不可辱。」

出嚟行最緊要有面，但我而家就係想落你面。

「我會令到你叩。」我向黃祥打咗個眼色。

而家唔係你想唔想，係你一定要跪。

黃祥行去佢後面用腳踩住佢背脊，但佢用力挺直條腰。

「我唔會叩！」龍哥想起身。

你係咪睇太多古惑仔？

黃祥一棍毆落佢條頸到：「仆街啦你！」

佢痛到跪返低，黃祥都順腳踩埋佢落去。

佢個頭掂咗落地，而我就起腳踩住佢後腦：「同我耍霖。」

我就唔信你仲硬頸到。

「對唔撚住！」佢把聲好似喝緊人咁。

句嘢原本就冇問題嘅，不過加咗個撚字就唔得囉。

我加大力度：「講多次。」

你應該識做嘅。

「對唔住！」

早啲咁講咪得囉，係都要我哋力嘅。

我鬆腳踏低，而黃祥就繼續踩住佢。

我抬高佢個頭：「知錯未啊？」

唔知就再嚟過架喇。

佢輕輕咁扒咗下頭，而我都向黃祥打咗個眼色。

黃祥鬆腳：「走啦撚樣！」

龍哥爬起身拐下拐下咁行向街頭，而我就行返入學校。

「我去拎啲嘢，你哋等我一陣！」我背住佢哋講。

//

我拎住幾包煙行返出嚟：「食枝煙先啦咁多位！」

我返入去係要拎擺咗喺Locker嘅煙，話曬大家幫咗我。

//

黃祥就講咗點解會嚟，但武痴點解會帶住F班出嚟？

「點解你會出嚟嘅？」我問武痴。

巧大唔係話校外嘅嘢唔理架咩？

「規矩上嚟講就洗理嘅，不過我做大嘅無理由唔理架嘛。」武痴拍咗拍我膊頭：「我做大嘅點會睇住你死。」

多謝你。

狼王行嚟我身邊：「我哋坐同一條船架嘛。」

佢長年都著住白色背心加牛仔褲仲要踢拖，完全冇配搭可言。

然而咁都完全阻止唔到佢做男神，因為佢大隻之餘仲要個樣似方力申。

「下次有咩事一定要講啊傻仔。」武痴彈走煙頭之後就搭住我：「兄弟嚟架嘛。」

下次一定講。

「喺得同一班就係兄弟。」狼王都搭住我膊頭。

知喇。

我搭住佢兩個：「兄弟！」

大家都係兄弟！

黃祥企喺我面前：「咁我呢？」

我得兩隻手咋喎。

「比碌鳩你捉住？」我跣個下身出去：「要唔要？」

佢反咗個白眼，之後就一腳踢落我下面。

「我屌你啦。」佢笑笑口咁講。

雖然好痛，但我知道佢留咗力，擺到明係玩下。

兄弟嚟架嘛，點會咁易髒。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玫瑰篇

我推門：「巧大你搵我做咩啊？」

無啦啦叫我嚟會議室都有嘅。

「坐低先。」佢指住枱面嘅兩杯酒：「我哋飲住傾。」

都好啱，一邊飲一邊傾。

我坐喺佢對面：「可唔可以重新斟過？」

我唔係咁想飲呢杯。

佢一啖清曬其中一杯，之後就拎枝V仔出嚟重新斟過。

佢將杯酒推過嚟：「新斟嘅。」

咁就差唔多。

「多謝。」我清杯以示尊敬。

你飲咗一杯，咁我都應該要飲返一杯嘅。

「今日叫你嚟冇咩特別，只係想知你點解咁打得。」佢點煙：「我每年都會同所有入F班嘅女仔傾下計。」

咁搞笑？

「咁你聽好耐故仔架啎。」

我個故仔長到啊媽都唔認得。

「呢個係我工作，都係你哋課程嘅一部分。」佢揀包煙上枱：「食住煙慢慢講啦。」

咁我開始架喇啎。

我點煙：「呢個故事要由我十二歲講起。」

//

「屌你老母！」我老豆一手拎住啤酒，一手用滕條打落我到：「又搞到我輸波。」

你輸波唔關我事架啎。

而家嘅我一定打柒佢。



「唔好打我啊！」我喊到仆街：「好痛啊！」

但我嗰陣時淨係識喊。

「喊你老母臭閻啊！？」佢入廚房拎咗把菜刀出嚟：「今日就冧咗你條撻樣。」

雖然我嗰陣得十二歲，但我知我唔走就一定會出事。

所以我同我老母一樣，喺佢揮刀之前衝咗出門口。

//

一個十二歲離家出走嘅少女可以做到啲咩？

連工都返唔到嘅我唯有住喺天橋底，靠住班好心嘅街友施捨過日子。

我預咗呢一世都會係咁，但後來我遇到一個人。

//

「喂，妹妹仔你做咩馴街架？」有個手臂上面紋咗把劍嘅男人企咗喺我身邊：「都幾靚女啊。」

我呢一世都會記得佢個紋身。

就係因為佢，我唔洗再馴街。

我推門：「巧大你搵我做咩啊？」

無啦啦叫我嚟會議室都有嘅。

「坐低先。」佢指住枱面嘅兩杯酒：「我哋飲住傾。」

都好啱，一邊飲一邊傾。

我坐喺佢對面：「可唔可以重新斟過？」

我唔係咁想飲呢杯。

佢一啖清曬其中一杯，之後就拎枝V仔出嚟重新斟過。

佢將杯酒推過嚟：「新斟嘅。」

咁就差唔多。

「多謝。」我清杯以示尊敬。

你飲咗一杯，咁我都應該要飲返一杯嘅。

「今日叫你嚟冇咩特別，只係想知你點解咁打得。」佢點煙：「我每年都會同所有入F班嘅女仔傾下計。」

咁搞笑？

「咁你聽好耐故仔架喎。」

我個故仔長到啊媽都唔認得。

「呢個係我工作，都係你哋課程嘅一部分。」佢搽包煙上枱：「食住煙慢慢講啦。」

咁我開始架喇喎。

我點煙：「呢個故事要由我十二歲講起。」

//

「屌你老母！」我老豆一手拎住啤酒，一手用滕條打落我到：「又搞到我輸波。」

你輸波唔關我事架喎。

而家嘅我一定打柒佢。

「唔好打我啊！」我喊到仆街：「好痛啊！」

但我嗰陣時淨係識喊。

「喊你老母臭閻啊！？」佢入廚房拎咗把菜刀出嚟：「今日就冧咗你條撻樣。」

雖然我嗰陣得十二歲，但我知我唔走就一定出出事。

所以我同我老母一樣，喺佢揮刀之前衝咗出門口。

//

一個十二歲離家出走嘅少女可以做到啲咩？

連工都返唔到嘅我唯有住喺天橋底，靠住班好心嘅街友施捨過日子。

我預咗呢一世都會係咁，但後來我遇到一個人。

//

「喂，妹妹仔你做咩瞓街架？」有個手臂上面紋咗把劍嘅男人企咗喺我身邊：「都幾靚女啊。」

我呢一世都會記得佢個紋身。

就係因為佢，我唔洗再瞓街。

都因為佢，我唔再信任何人。

## MK子女江湖事件簿—玫瑰篇(2)

「跟住呢？」巧大問我。

跟住就係...

「我唔想講。」我答佢。

我唔想再揭起呢一塊瘡疤。

「唔緊要。」巧大微笑：「你想講嘅時候再搵我啦。」

多謝你尊重我。

「會架喇。」

我嘅過去總有一日唔再係我收埋嘅瘡疤。

「話時話四葉草係咪你個妹？話曬你兩個一樣樣。」

從血緣上嚟講係，仲要係同一分鐘出世。

「唔好再提起佢個名。」

但我從來冇當過佢係我個妹。

「Sorry。」巧大斟酒：「我自罰一杯。」

佢講完就清咗杯。

「唔緊要。」我彈走煙頭：「呢啲嘢外人點會知。」

我哋嘅過去太複雜，聽完都未必明。

「咁下次見喇。」

下次再傾啦。

我起身行到門口：「不過佢嘅人生同個名一樣。」

四葉草象徵幸運。

佢嘅人生幸運過我好多，幸運到令人懷疑呢個世界到底公平咗去邊。

「幸運呢啲嘢係優勢嚟架啫，唔代表一切嘅。」

呢個係你嘅睇法。

「我唔係咁睇。」我苦笑。

我同巧大相繼離開會議室，一出到去就見到走廊尾有堆人圍咗喺到。

//

我嚟到人群附近：「有咩睇啊？」

有花生就梗係要食下啦。

子彈姐擰轉身：「冇咩特別。」

佢嘅標準襯衫係純色T-Shirt加穿窿熱褲同穿咗粒.45口徑子彈嘅頸鍊，而佢今日著嘅係黑色T-Shirt。

佢塊面脹脹地、五官精緻、膚色冷白，仲要得米五幾，睇樣一定會以為佢係清純嘅初中生。

但千祈唔好比佢個外表呢到，因為佢識玩槍，仲要射得好準嗰隻。

「比我入去睇下。」我拍咗下佢膊頭。

睇下你哋搞緊咩。

「你要教下佢喇。」子彈姐做咗個開槍手勢：「最好係咁。」

教下佢？

佢講完之後人群就散開，而我都見到我要教嘅人。

「係你啊？」我嚟到佢面前跔低：「睇嚟你都唔係好幸運啫。」

幸運草喎，得啖笑。

「你同我一樣。」四葉草苦笑：「我都同你都一樣。」

我同你唔一樣，但你同我一樣。

「做錯咩啊？」我拎個火機出嚟：「又勾人條仔啊？」

定係直接上埋啊？

「佢勾我架！」

我理撚得你。

「你含撚啦！」我一巴車落去：「咁鍾意扑野啊嘛。」

我講完之後就用左邊身揸住佢，而右手就伸入佢底褲裡面點火。

「屌！」佢嚇到大嗌。

燒個幾條毛都嗌到攞你命咁，真係嬌生慣養。

點著之後我就起返身：「幫你除下毛，扑都扑得開心啲啊嘛。」

男人多數鍾意白虎，啱架喇。

佢拍熄個火頭：「我同你一樣。」

你老母仲講？

我一腳踢落佢個肚：「你同老母個就閻就一樣！」

佢比我踢中之後就卷埋一舊，成隻熟咗嘅蝦咁。

「如果我同你唔一樣，我就唔會同你一樣嘍呢到啦。」佢苦笑：「我都想同你唔一樣。」

從嗰日之後，你同我一樣嘅就得返個樣。

//

日出前淡黃色嘅曙光從窗口射入屋，劃破咗屋裡面嘅黑暗。

然而我唔係好似青春電視劇咁比啲光照醒，而係比啲唔知咩嘈醒。

我爬起身猝咗下眼，之後就開始搵噪音嘅來源。

我望向發出噪音嘅門口就見到啊媽揸住一袋二袋，仲拖住四葉草。

「媽媽！」我大嗌。

原本面向住我嘅媽媽聽到之後就即刻同四葉草轉身開門走，而我就○曬嘴咁呆咗喺到。

嗰陣時嘅我得十歲，根本就唔知佢一走就再會無期。

喺我明白發生咗咩事之後，我就開始憎恨呢個冇帶走我嘅女人。

啲人成日話大個咗就會釋懷，但我肯定唔會。

我一生人、一世鬼都會憎恨你，不過我都有幫你求一樣嘢。

「你萬生人、萬世鬼都要受千刀萬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 MK學院活動事件簿—籃球比賽

「請大家停低手上面嘅工作，今日有一項宣佈。」我對住廣播咪講：「聽日會有班際籃球比賽，不過我知大家唔會主動報名，所以班主任會抽籤揀人。」

仲有樣好重要嘅嘢。

「被抽中嘅各位一定要去，如果唔係月尾會扣錢。」

喺MK學院讀書係有錢分架。

話曬你哋幫緊我做嘢，所以分返錢比你哋都好應該。

//

「個名單出咗喇。」凱婷將一張紙擺落我枱面。

我真係冇請錯人。

雖然你條友成日蛇王同問我拎錢，得閒仲會串下我，但要做嘢嘅時候都好高效率下。

「咁你走先啦。」我拎起張紙。

我都有嘢比你做。

「仲有樣嘢未比你。」

佢講完就行咗出去。

仲有咩啊？

//

「欸。」佢喺背後拎咗枝酒出嚟：「你枝酒飲曬喇。」

再一次證明咗我冇請錯人。

「多謝你啊。」我接住枝酒。

最愛你，I mean同事嗰種愛。

呢種應該叫同愛？好似怪怪地，不過是但啦。

「多咩謝啫？」佢攤開雙手：「Mark咗數架喇，出糧嗰陣記得比返我。」

你老味啊。

「其實你可以試下遲啲先講。」

你比我覺得你請緊我飲酒得唔得？

雖然我知要比返錢，但你一比完枝酒我就問我拎錢有少少掃興囉。

「梗係唔得啦，你條撻樣會走數架！」佢轉身：「走先喇。」

等陣先。

「錢就冇喇，煙要唔要？」

還掂都係要找數，不如即磅啦。

「幾多？」

我望咗望櫃桶，裡面啲煙全部都係一條過。

我拎咗一條出嚟遞比佢：「費事拆，成條啦。」

應該差唔多啦。

「掂啦。」佢拎走條煙：「我出去食埋枝煙就走喇。」

佢行出去之後我就諗住開咗枝酒嚟飲返啖，點知...

我輕輕擰咗個下樽蓋就開咗，而呢單嘢係極唔尋常。

我聞咗下枝酒：「仆你個街！」

都冇酒味嘅。

唔通佢買咗假酒？等我問下佢先。

我衝出去，而凱婷見到我就即刻急急腳咁行走。

「喂！」

走咁快，仲唔係身有屎？

「唉，你條撻樣真係。」

仲以為你咁好心，原來又係撻鳩我。

「叮！」



邊個Send Message過嚟？

我開電話睇咗眼：「你屌你老母！」

凱婷比咗四個字我。

「飲少啲酒」

撇除你呢咗我條煙，其實你都幾貼心。

唉，條煙當係買你個關心啦。

個人大個咗就成日諗住關心人嘞，結果唔記得咗自己都需要關心。

關心呢啲嘢其實好珍貴，因為真誠嘅開心唔係比錢就買到。

雖然你氹掂咗我，但我下次都係會塞啲紙碎入枝煙到你食。

有來有往啊嘛。

係喎，我都冇睇過張List。

//

睇咗個賽程表先。

「F班打D&DP班，之後贏嗰隊就打M班。」

驟眼睇冇咩問題。

我反轉張紙：「睇下抽咗啲咩人出嚟先。」

應該都...

「咩話！？」

武痴你造馬啊？

「玫瑰」

「四葉草」

開撚硬拖架喎。

## MK學院活動事件簿—籃球比賽(2)

「武痴！」我大嗌。

無回應。

唔通佢走咗？

我望向佢個位：「咁搵早走嘅？」

著草啊？

我打電話比佢，而佢都即刻聽咗。

「搞乜搵？」佢問我。

我可以聽到佢個邊有好多人嗌緊。

「又去咗比武？」

有咁多人嗌通常都係比緊武，因為出招要嗌先有氣勢。

「係啊，差唔多到我架喇。」

你等陣先。

「你做咩將四葉草同玫瑰擺埋一齊？你唔知咩事咩？」

你應該知架。

「我知啊，特登架。」

你聽搵線架？

「聽日個個係籃球比賽，唔係比武大賽啊大佬。」

到時個個都掛住打交，搵有人打波啊？

「有啲姊妹係相愛相親，共用一條搵，但佢哋唔係囉。」

你想講咩？

「咁佢哋係咩？」

我比機會你解釋。

「佢哋係不打不相識嗰種。」

你有冇咁了解啊？

「開學一個月都冇喎，你睇得出咩？」

你有讀心術架嘛。

「出嚟行咗咁多年，遞起隻手就知你想打飛機啦。」

咁又係。

「但係佢哋打起嘅話...」我嘆氣：「我搞唔掂架喎。」

我會比佢哋打死架。

「得架喇，打起嚟嘅話我會出去搞掂。」

你話架。

「唔好走數啊。」

你走數我就打柒你，雖然我打唔過。

「得啦，幾時走過你數？」

你都有還過煙錢比我。

「好啦。」

不過由佢啦，話曬你人工低過同行咁多。

「聽日見啦，我要出去過招喇。」

你聽日要護住我啊，我唔想死啊！

//

我再一次嚟到廣播咪前面：「籃球比賽準備開始，抽中咗嘅人請去籃球場側邊嘅看台集合。」

我講完就拎住堆號碼衫行落籃球場，而各班嘅球員都陸續到場。

//

我好快就派完號碼衫，而第一輪嘅F班同D&DP班都已經企好曬位。

「可以打人，但唔可以攞架生，其餘跟返基本規則。」我拎住個波嚟到中線：「個波開始跌落嚟就可

以搶。」

我講完就將個波向上拋，個波一離手就即刻跑去武痴身邊坐低。

## MK學院活動事件簿—籃球比賽(3)

個波都未去到最高點，F班負責跳波嘅狼王已經撞走咗D&DP班嘅五仔。

明明講咗今日有籃球比賽，但五仔都係著住背心、短褲同拖鞋，睇得出佢一啲都唔在意。

瘦到成條柴咁嘅佢比狼王一撞就飛走咗，好彩佢啊哥黃飛鴻接住咗佢，如果唔係應該會撞傷。

雖然黃飛鴻嘅裝束同佢一樣，但黃飛鴻大隻到成個健美選手咁，所以呢下對佢嚟講應該唔算太大衝擊。

「叫咗你唔好隊咁多架啦。」黃飛鴻拍咗下佢背脊：「企直啦屌你！」

我真係冇眼睇。

狼王成功咁搶走咗個波，直闖D&DP班嘅籃底。

理論上係冇人夠佢撞，點知...

佢起跳之後比人一腳踢落咗陰。

踢佢嗰個正正就係入學試嗰陣有好多橋嘅淼姐，果然係有智慧嘅女人。

「食屎啦搵樣！」淼姐再補一腳。

佢痛到甩手，而淼姐就即刻搶走個波。

「傳比我啊！」黃飛鴻大嗌。

驟眼睇傳比佢係最有機會攞分。

「唔搵要啊！」淼姐帶波行過半場。

欣賞你有自信，但你會唔會太有自信？

「我唔打女人架！」蘇乞兒上前攔截：「你最好快啲放低個波！」

你會唔會太有禮貌？

呢個籃球場本身係戰場，但裡面其實仲有一個細嘅戰場。

//

「躑開啦屌你老母！」玫瑰秤住四葉草嘅衫領：「再阻鳩住我就打柒你！」

喂，尊重返個比賽得唔得？

「你咪打囉。」四葉草嘆氣：「我都慣架喇。」

喂，唔係真係內鬥啊嘛？

「你叫架！」玫瑰一嘢掬佢落地下：「唔好喊啊！」

佢講完就騎左上去，之後就一拳拳咁打落四葉草塊面到。

佢哋打交都唔出奇，四葉草完全唔還手嗰下先出奇。

我有合理理由懷疑佢係基督徒，因為佢嘅反應好符合聖經。

「有人打你左邊面，你就要轉埋右邊面比佢打。」

## MK子女活動事年簿—籃球比賽(4)

比賽開始咗三個字左右嘅時候，玫瑰終於停手。

四葉草比玫瑰打到面腫兼鼻塌，玫瑰都打到自己雙手爆曬血。

玫瑰企起身：「你做咩唔還手？」

係囉，我都想問。

「我想知你有幾憎我。」四葉草苦笑：「我諗我大概知喇。」

佢係咪比人打傻咗？

「如果可以...」玫瑰掏走手上面嘅血：「我想殺咗你啊！」

你哋到底有幾大仇口？

「總有一日你會明我同你...」

佢未講完就比玫瑰揪住咗把口。

「咪撚再講。」玫瑰鬆手之後就一個上勾拳車落去。

四葉草繼續攤喺地下，而玫瑰就加入返場比賽。

狼王喺佢哋打交嘅呢三個字已經入咗五粒波，比分嚟到十比零。

講真呢場比賽已經冇任何觀賞性，因為D&DP班得返黃飛鴻仲健在。

//

黃飛鴻喺中場休息嘅時候嚟到我身邊，我諗我知佢想講咩。

「做咩啊？想投降啊？」我問佢。

係嘅話就快喇，就嚟開下半場架喇。

「得返我一個點打啊？」黃飛鴻咁曬大氣。

雖然冇咩運動精神，但我唔怪你。

「咁你走啦。」

我都唔夾硬留你喇。

「多謝。」

佢講完就慢慢行去校門，而我都開大聲公廣播。

「今場係F班贏，十五分鐘後開下場。」

我廣播完就去教員室飲水同食煙，而武痴都跟咗上嚟。

我同佢望住樓下吹水，吹吹下就見到地龍皇行咗去F班到。

「有啲唔對路。」我望住武痴：「搵揸Fit人問下？」

喺武痴諗住問聲嘅時候，揸Fit人行咗埋嚟。

「你搵我？」揸Fit人問點煙。

真係一講曹操，曹操就到。

「你知唔知地龍皇搞緊咩？」我問佢。

我印象中佢完全唔識F班啲人。

「佢？」揸Fit人搵咗搵下巴：「應該買緊人。」

吓？連打個波都要買？



## MK學院活動事件簿—籃球比賽(5)

「喂大家埋位喇，準備開始喇。」我用大聲公宣佈。

M班同F班嘅人陸續行上場，而武痴同揸Fit人都嚟到我身邊坐低。

「咩景環啊？」我問揸Fit人。

你啱啱埋去問咗架嘛。

「買曬喇，今場應該唔洗睇。」揸Fit人嘆氣：「搞串曬個Party。」

其實都係玩下啫，都冇獎品嘅。

「真係無鳩聊架啫。」

搞到咁無趣，何苦呢？

「真係躁架啫。」武痴點煙：「不過結果都未定嘅。」

我都躁架，但...可以點？

「算啦，定咗架喇。」

我講完就擺低大聲公，拎住個波行出去。

「知規矩架啦？」

都要確認下先嘅。

今次搶波嘅係地龍皇同狼王，地龍皇著住白色恤衫加西褲同波鞋，唔講以為佢係啱啱收工過嚟。

無論係身高、體型定衣著，狼王都更似係嚟打波。

理論上狼王係實食無鬍牙，但而家收咗錢嘅話就唔知喇。

佢哋扒咗扒頭，而我都跟手拋高個波。

「開始！」

我講完就即刻跑返去坐低。

個波去到最高點之後開始墜落，但佢哋都仲係冇反應。

都啱嘅，狼王一跳就一定搶到。

當我以為地龍皇會輕鬆咁拎到個波嘅時候...

「呬！」

地龍皇比狼王撞開，直接飛咗九丈遠。

咩料啊？唔係收咗錢架咩？

喺我仲迷茫緊嘅時候，狼王直接嚟咗個精神分裂。

狼王啱啱先撞到人飛起，而家又走去拉人起身。

到底搞乜撚啊？

狼王拉咗地龍皇起身之後就搭住佢膊頭咁喺佢耳邊講咗幾句，而佢聽到之後就扒咗下頭。

又搞乜撚啊？

//

F班嘅人打得好慢，M班啲啲直頭係郁都冇郁過。

上半場完，F班同M班嘅比分嚟到二比零。

我行去F班到：「你哋搞咩啊？」

打到咁撚慢。

「打唔郁喇。」狼王好平靜咁講。

咪玩啦。

「你條氣順過咁瀉藥痲屎喎。」

## MK仔女活動事件簿—籃球比賽(6)

「你知我哋收咗錢架。」狼王苦笑：「大家都知我哋唔打假波嘅話就一定贏。」

咁我都知。

「但係你哋有兩分架啎。」

你哋打假波啫，咁佢哋都要自己拎個波嚟射架。

定係你哋有咩計劃？

「佢哋臨完場就會郁架喇。」

原來咁慳水慳力架。

「咁我估你哋唔洗休息架啦？」

無謂嘅十五分鐘鳩坐啦。

「可以唔洗。」狼王企起身：「不過都可以食枝煙先。」

都係嗰幾分鐘嘅事啫。

「咁你哋食枝煙先啦。」我轉身：「我去同M班嗰邊講聲。」

//

「你哋都唔洗喇架啦？」我問佢哋。

郁都冇郁過，唔撚洗喇啦。

「唔洗啊。」地龍皇望向對面：「等佢哋食埋枝煙就開始啦。」

串得你啊，雖然你串得起。

//

下半場個節奏同頭先一樣，直到最後十五分鐘。

狼王起手傳波，但佢傳嗰個方向係得M班嘅人。

睇嚟佢哋都係時候做嘢，跟住落嚟應該會比M班直接連入兩球。

地龍皇接到個波之後就慢慢向對面場進發，而F班嘅人都即刻做下樣咁回防。

其實我都唔知點解你班友要搞咁多，係人都知你哋咩事啦。

地龍皇停喺罰球線前面，又度位又拍波咁搞咗一輪先起手。

起手動作可以話係完美，但係...

「呬！」

蘇乞兒上前起跳一手拍走咗佢個波，落地嘅時候仲順勢撞低咗地龍皇。

呢下擺到明就有心撞，因為地龍皇直接飛到九丈遠。

跌喺地下嘅地龍皇用同撞鬼一樣咁驚訝嘅眼神望住蘇乞兒，而我見到呢個畫面嘅反應就同佢一樣。

唔係收咗錢架咩？

狼王收咗錢但係撞鳩人已經夠曬癩線，佢撞完人仲要伸手諗住拉返起人。

到底你班友謀緊啲乜啊？

## MK仔女活動事件簿—籃球比賽(7)

地龍皇半信半疑咁捉住佢隻手，之後就比佢一嘢扯咗起身。

狼王拍咗拍佢膊頭，比賽繼續。

//

時間嚟到最後三十秒，比分依然係二比零。

地龍皇帶波嚟到三分線前面，再一次起手。

個拋物線好靚，但唔入。

狼王搶完籃板之後就傳返比地龍皇，而佢都再一次起手。

今次連板都掂唔到，好彩狼王接到。

地龍皇喺最後一秒起手，而狼王就直接Block柒佢。

「呸！」

比賽結束，F班用兩分贏咗呢場比賽。

「屌你老母，收咗錢架喎！」地龍皇捉住狼王件衫：「做乜撚嘢啊而家！？」

有戲睇，正。

「食撚懵你啊！？」蘇乞兒上前就係一個上勾拳：「郁鳩我兄弟？」

地龍皇撻落地下，蘇乞兒都乘勝追擊，一嘢坐落佢去。

收完錢仲要郁鳩人，你哋真係優秀。

「放水咋撚樣！」狼王踩住佢小腿：「冇人話比你贏啊傻鳩！」

玩捉字蟲都有嘅，真係世界級。

「回水啊屌！」地龍皇死淨把口。

你真係有問題。

「你搶到咪搶囉。」蘇乞兒用眼神挑釁佢。

算啦，搶撻到咩？

「唔想睇力。」蘇乞兒望住狼王：「有冇諗法？」

你哋又有咩玩法啊？

「咁多位嚟請佢食煙啦！」狼王向F班嘅人揮咗揮手。

一早唔關事嘅四葉草同玫瑰仲有佢細佬野狼都行咗埋嚟，左火機右煙仔咁圍住地龍皇。

「嚟喇喂！」蘇乞兒又住佢條頸。

其餘四個聽到之後就將點著咗嘅煙頭撇落地龍皇啲手手腳腳到，熄咗就再點多次。

四肢都有人負責，永不落空。

//

搞咗一輪，佢哋枝煙終於玩曬。

「我哋對你好好架喇。」狼王彈走煙頭：「有幫你平衡返架，一忽有一忽冇好怪架嘛。」

「走喇。」狼王伸咗個懶腰：「去飲酒！」

佢哋就咁行走咗，得返地龍皇攤喺地下。

我上前：「你攤撚完未啊？」

我仲要搵人嚟掃地架。

「點解？」佢苦笑：「我明明有比錢架喎。」

我知，但冇影響架。

「傻仔，比咗錢就得架喇？」我跔低：「知唔知咩叫食碗面反碗底啊？」

呢個世界有二五仔，仲要好撚多。

通常做二五仔都賺最多，因為佢哋曬兩家。

但做二五仔一定要有料，否則一定會出事。

「你仲有好多嘢要學。」我拍咗拍佢膊頭：「江湖冇你想像中咁簡單。」

## MK子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篇

我推門：「到。」

巧大一早坐喺到食緊煙，斟定兩杯酒喺到等我。

枱面枝酒冇咗一半，個煙灰缸仲有幾個熄咗嘅煙頭，我估佢等咗好耐下。

「飲啖先啦。」佢將杯推向對面。

我嚟到佢對面坐低，之後就將杯酒推返去。

「我唔飲酒架。」我微笑。

我唔撻鍾意飲酒，都好撻憎人飲酒。

「雖然唔係啲咩貴嘢。」巧大黑住面咁將杯酒推返嚟：「但唔建議唔比面。」

唔係唔比面。

「都話唔撻飲！」我一嘢拍走隻杯。

酒杯落地碎裂，巧大都跟住拍枱起身。

「算，講返正題」佢嘆咗啖氣：「今日叫你嚟係想聽下你有咩故事。」

搞咁多都唔知做乜撻，唯曬啲時間。

「咩都講曬？」

真係一匹布咁長。

「你鍾意啦，不過你有嘢冇講我又唔知嘅。」

咁又係，唔通你真係走去查咩？

「聽講你搵過我家姐，佢係咪講到老母帶走咗我？」

如果係嘅話，咁我有好多嘢都唔洗講。

「雖然我唔知你點知，但無錯。」

咁得啦。

//

雖然係我跟佢走咗之後就唔洗再受皮肉上已嘅折磨，但就要食資本主義嘅鐵拳。

因為朝早要湊我，所以我老母淨係可以返夜晚。

佢嗰時淨係得我返學嗰幾個鐘可以瞓下，真係成個女超人咁。

佢一直都唔肯同我講佢返咩工，但我最後都係發現咗。

我啊媽樣貌標緻、身材玲瓏浮凸，所以佢比人搵咗去做魚。

我啱啱知嘅時候以為佢係金魚，後來先知佢係木魚。

雖然唔光彩，但至少佢有盡力照顧我。

後來佢喺做嘢嗰到識咗個有錢佬，仲做埋佢秘密情人。

個有錢佬初頭幫補咗我哋好多，周不時仲會送玩具比我。

我哋以為呢一切都準備變好，但原來呢一切都係假象。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篇(2)

新鮮感可以令愛情變得甜蜜，都可以破壞愛情。

對於個有錢佬嚟講，新鮮感可以話係最重要。

當我老母比唔到新鮮感佢，佢嘅態度都跟住一百八十度咁轉變。

//

「喂！」有錢佬拍門。

我老母咳住咁衝去開門，有錢佬一入嚟就撲咗佢上床。

「我唔舒服。」我老母推開佢：「四葉草仲要睇隔離，你塊面咁紅係咪醉咗啊？」

嗰時嘅我驚到唔知比咩反應好，一枝箭咁衝咗入廁所匿埋。

「我方撻醉啊屌你老母！我有比錢你架八婆！」

出面傳嚟掌摑聲同辱罵聲，而我瑟縮喺廁所嘅角落。

「有比錢唔係大撻曬架！」我老母鬧返去。

我覺得佢嗰下真係好型，直頭女英雄咁款。

「你而家扮乜撻嘢高竇啊！？」

出面傳嚟吐口水聲，之後個有錢佬又開聲。

「你雞嚟架咋！你估你真係我老婆啊？」

之後就係雜物跌落聲，仲有我老母嘅求救聲。

我知我應該要做啲嘢，但我當時驚到連呼吸大聲少少都唔夠膽。

我老母嘅求救聲逐漸變得虛弱，而我都鼓起最大嘅勇氣衝出去。

我用無力嘅拳頭打落佢到，而佢嘅目光都轉咗落我到。

佢嘅眼神好兇狠，嚇到我即刻停曬手。

喺我停曬手嘅一刻，佢一嘢撲咗我落地下。

「你老母唔比砌啊嘛，我而家就砌你！」

佢將我雙手擺去頭頂單手揸住，另一隻手就扯走我的衫褲。

面對一個成年男人，我再多嘅反抗都係冇撚用。

我老母想幫我，但就比佢一腳踢開咗。

佢最後都係搞咗我，而我個處都就咁冇咗。

//

「以後咪撚搵我，都唔比砌嘅。」佢著返條褲。

佢就咁走咗，而我老母就爬落床攞住我。

「冇事喇。」佢好溫柔咁摸住我個頭：「啊媽喺到。」

講就咁講，但事實係我哋都有事。

再強大嘅人都會冧低，而我啊媽都唔例外。

後來我啊媽去咗睇醫生，之後我就冇見過佢喇。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篇(3)

//

「咁我知你點解咁唔鍾意酒喇。」巧大將枝酒擺落地下：「咁樣會唔會好啲？」

唔該曬。

我微笑點頭：「咁樣好好多。」

個畫面和諧好多。

佢清咗清喉嚨：「如果我冇估錯，你啊媽...」

我知你想講咩。

我打斷佢：「無錯，佢要留院治療。」

我諗我已經講得好白。

「佢仲留緊院？」佢挨前。

佢太嚴重喇。

「嗯，最出名嗰間。」我無奈咁點頭。

應該冇咁快出到嚟。

「咁...」佢神色凝重咁望住我：「你有冇探過佢？」

以前成日探。

「而家冇喇。」我苦笑：「我開始撈偏之後就冇再探過。」

都幾年喇。

「點解？」佢皺眉。

所有父母都想自己嘅子女做好人、過得好。

我嘆氣：「我而家撈黑架，邊有面見佢？」

比佢知嘅話，佢打死我都似。

佢捉住我隻手：「佢可能會唔開心，但你始終係佢個女。」

你意思係...

「你想我去搵佢？」我擰咗擰頭，露出尷尬而不失禮貌嘅微笑：「我唔得架。」

我唔配做佢個女。

「個女搵老母仲要講資格架咩？」佢用拇指輕輕咁捽我手背：「聽我講，後日去搵佢。」

你講就要做啊？

「唔要。」我堅決咁講。

你當我咩啊？

佢皺眉：「呢個都係課程一部分，如果你唔去嘅話...」

如果係咁嘅話...

我打斷佢：「你會唔會陪我去？我驚...」

佢突然大笑一聲，嚇到我直接呆咗。

佢露出慈祥嘅微笑：「傻女，我叫得你去就梗係陪埋你啦。」

咁就好喇。

我微笑點頭以示謝意：「你到時嚟搵我？」

定係你會有啲咩安排？

「你後日一點嚟搵我拎錢搭的士，我做完嘢就過嚟。」佢拎包煙出嚟：「對唔住頭先撩起咗你的傷心史，洗唔洗食枝煙先？」

無事。

「你又冇逼我，係我唔介意講出嚟啫。」我拎咗枝煙：「多謝你。」

唔係你，我可能永遠都唔會去探佢。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篇(4)

我問佢拎完錢之後就搭的士嚟到醫院，但探訪時間仲未開始。

我喺長凳坐低，腦裡面出現咗好多畫面、對白。

我苦笑住同自己講：「你諗咩啫，話唔定佢直頭唔想見你呢？」

我有探佢嘅權利，但佢想唔想見我係另一回事。

//

「喂，等咗好耐啊？」巧大喺遠處向我揮手。

我就算夠鐘入去都係會等埋你，因為我都唔夠膽自己入去。

「入去搞咗啲嘢先？」我起身：「時間差唔多。」

搞得嚟應該啱啱好。

巧大嚟到我身邊坐低：「仲有個人嚟緊，等埋先。」

仲有邊個會嚟？

「佢應該得我一個屋企人架咋喎。」我皺眉：「定係佢係親戚啲啲？」

但親戚都好似冇邊個係熟。

佢咬住枝煙呆曬咁沉思咗陣：「某程度上...佢都係屋企人。」

到底係邊個？

「不如你直接講啦，我真心唔知。」我托腮。

得個知字都好啊。

「佢嚟到你咪知囉。」

唉，你點話點好啦。

//

「喂！」

等到就嚟馴著嘅我比遠處傳嚟嘅一把女聲叫醒。

我望過去，見到玫瑰行緊過嚟。

佢喺巧大另一邊坐低，巧大成為咗阻止暴力事件發生嘅人牆。

「你叫我嚟做咩？」玫瑰睇住我：「做咩佢會嚟到？」

你睇我都冇用架，我都想知你點解會嚟到。

「你一間咪知囉。」巧大拍咗拍佢膊頭：「你一間應該會知道啲你想知好耐嘅嘢。」

屌你又唔講。

玫瑰起身作勢要打我：「但我唔想呢條撚樣嚟到。」

巧大即刻起身擋喺我前面，一手將玫瑰揸返落張凳到。

「喂！」護士指住牆上面嘅告示。

我哋三個一齊向佢點頭表示明白，而佢點頭回應之後就行開咗。

巧大伸出右手：「你當比面我好冇？」

其實我都唔想見到佢。

「見係你...」玫瑰同佢握咗下手：「得。」

但我比面你。

「行喇。」巧大拍咗拍我哋兩個膊頭。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篇(5)

我哋搞咗一輪之後終於喺草地隔離嘅長凳坐低，而我啊媽都比人帶咗落嚟。

「呢個咪四葉草？」佢微笑住咁喺我身邊坐低：「做咩咁耐都唔嚟探我啊？」

我都唔知點答你好。

我夾硬嚟出笑容；「冇啊，近排唔得閒啊嘛。」

就算得閒都唔好啦。

佢跣前個頭望向我身邊嘅巧大同玫瑰：「嗰個係邊個嚟架？」

既然你問到，咁我就介紹下啦。

「我而家讀緊書啊，呢個男嘅係我校長。」我搭住身邊嘅巧大：「佢叫巧大。」

佢聽到之後就向巧大鞠躬示好，而玫瑰就好兇狠咁睇住佢。

「你見唔到我咩？」玫瑰冷笑一聲：「做咩連招呼都唔打個啊？」

唔好搞事啦大佬，呢到醫院嚟架。

佢再跣前啲個頭，終於見到巧大身邊嘅玫瑰。

佢苦笑住咁向玫瑰點頭示好：「好耐冇見喇玫瑰。」

玫瑰挨後，擰轉面扮咩都睇唔到。

「原來你記得自己生咗兩件架？」玫瑰暗串佢：「仲以為你失憶添。」

佢低頭苦笑，之後又撥咗撥頭髮。

「你最近點啊？」佢嘆氣：「好耐冇親口同你講過嘢。」

應該都有五年以上。

「乜啊梅你好想親口同我講嘢咩？咁你個陣點解唔帶埋我走？」玫瑰起身：「聽你講多半隻字都嘅時間。」

你都一場嚟到啦。

「不如聽下佢解釋先啦。」我衝過去截住佢：「佢一定有苦衷架。」

佢唔會無啦啦唔鍾意自己個女架嘛。

「你話咗會比面我架。」巧大都過嚟同我一齊截住佢：「聽佢講埋先好冇啊？」

玫瑰知自己想走都走唔到，嘆咗啖氣就坐返低。

「OK fine。」佢好不屑咁望住啊梅：「就聽下佢有咩好講。」

你聽完未必會原諒，但一定會明。

「劍聖有冇嚟搵你？」啊梅問佢。

呢個又係咩人？

「邊搵個劍聖啊？」玫瑰苦笑：「公園耍劍嗰啲啊伯啊？」

但啊梅問得就應該幾重要。

「嗰個手臂上面紋咗把劍嘅人。」啊梅指住左手手臂：「我搵咗佢去幫你。」

玫瑰聽到之後即刻彈起身，巧大見到就嚟臨揸住佢。

玫瑰仲想起身，Keep住同巧大鬥力：「咁搵樣都叫幫啊！？」



## MK子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篇(6)

「咪攞癲啦！」巧大一巴車落去：「聽佢講埋先好冇？」

企喺遠處嘅護士擰轉面扮咩都睇唔到，呢個就係巧大嘅地位。

我都係咁話。

「我覺得你哋之間有啲誤會。」我望住啊梅：「你講啦。」

我信你唔會棟鳩自己親生骨肉。

玫瑰睇住我：「你憑乜攞嘢衝出嚟做架兩？」

我都唔好過。

我苦笑：「我比啊媽條仔姦攞咗。」

咁夠未啊？

「嘩，好慘啊。」佢拍曬手：「洗唔洗上電視籌款啊？」

呢個世界唔攞係得你慘架。

「佢話會幫我睇住你架...」啊梅耷低頭：「到底發生咩事？」

玫瑰掘住佢，好似想衝上去鎗死佢咁。

「佢逼我接客啊！」玫瑰軟曬咁攤喺到，一千零一滴眼淚從佢眼角跌出嚟：「我嗰陣十二歲咋。」

聽到呢到，我哋直接呆咗喺到。

同佢喺MK學院重遇之後，我第一次見佢喊。

佢完全就係「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喊」呢句嘢嘅代名詞。

佢就好似冇感情咁，發生咩事都係假笑帶過。

我哋無辦法想像當時嘅佢有幾痛苦，想安慰都唔知點安慰。

「對唔住。」啊梅用手掙開滴落茶啡色病人褲嘅眼淚：「我冇心架。」

我明，但玫瑰應該覺得「冇心」呢兩個字仲難聽過粗口。

「你冇心我就要原諒你？」玫瑰冷笑一聲：「傷害咗就係傷害咗，唔係一句對唔住就可以當冇事發生。」

的確，如果道歉可以解決問題就唔需要法庭。

既然玫瑰冇再反抗，我哋都坐返低。

巧大嘆氣：「咁你想點？」

我做到嘅，我盡做。

「我呢一世都唔會原諒呢兩條撻樣，除非...」玫瑰抹走眼淚：「巧大，比把刀我。」

巧大猶疑咗一陣，之後就拎咗把匕首比佢。

佢遞個刀柄比我：「你知點做。」

你連刀都拎埋，我點會唔知？

我接過匕首：「嗯。」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篇(7)

我舉刀：「呢個我嘅。」

刀鋒劃過我右邊面，出一條血痕。

唔算係好痛，仲忍得住。

「嗯，咁佢呢？」佢望住我個肚：「你自己揀。」

我知你講緊邊個位。

啊媽望住我，擰咗擰頭：「唔好。」

如果一刀可以令佢唔再憎你，都幾好啊。

「冇事架，都唔係第一次。」我苦笑：「Here we go again。」

///

大佬拉我入廁所：「你條撚樣係咪穿撚咗櫃桶底？」

你點知架？

「攞咗少少啫。」我嘆氣：「我想上岸。」

我唔想成世都出嚟行。

「我都想上岸，但你穿成球嘢死撚硬架！」佢拉個煙盒出嚟：「食枝煙先啦，我諗下點幫你拆。」

我哋一人拎一枝，之後就各自點煙。

//

佢將煙頭彈落屎坑：「我諗到喇。」

你有計喇？

我好期待咁望住佢：「我要做啲咩架？」

上山下海都得架。

「你聽日帶曬啲錢返嚟。」佢拍咗拍我膊頭：「我遲下安排你過檔去第二瓣。」

保得住條命仔已經好好架喇。

「好。」我忍唔住攞住佢：「多謝你啊Dee姐。」

真係冇跟錯人。

佢拍咗拍我背脊：「屌你講呢啲，我點會睇住你班妹死啊。」

//

我將成袋錢搵上枱：「一百萬喺齊到架喇。」

我郁都冇郁過，一定唔會少。

搵數佬指住袋錢：「數下齊唔齊數。」

//

佢條將啲錢塞返落袋：「齊數啊大佬。」

咁我係咪走得喇？

「啊Dee姐，雖然而家收返齊條數，咁但係...」搵數佬搵咗下搵巴：「就咁放走佢好似唔係咁啱規矩啲。」

吓，點解Dee姐你冇同我講過嘅？

佢行埋嚟：「我梗係知啦。」

我見到咁即刻成身震撚曬，慌撚到闔咁。

佢喺我耳邊細聲講：「搵數佬走咗就帶你搵神醫。」

吓，做咩要搵神醫？

我未嚟得切開聲，佢已經將把匕首喺我肚臍到插咗入去。

佢把嘢插到一半嗰陣又埋嚟我耳仔邊講嘢：「忍住。」

匕首完全插入，我痛到直接跪低。

搵數佬拍咗下手：「咁就差唔多。」

佢講完就帶住條走咗，得返我同Dee姐留喺原地。

佢除件外套落嚟搵住個傷口，之後就一嘢秤我起身：「行啦，再等就流蚊飯流到釘蓋架喇。」

///

我一嘢將把匕首插曬落肚臍到，眼前好快就得返一片黑暗。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篇(8)

我睜大眼直望天花板：「我喺邊？」

呢到好嘈。

「殮房。」

我左邊傳嚟一把熟悉嘅男人聲。

我望過去，係挨住另一邊牆嘅巧大。

我苦笑：「原來天使咁MK架？」

仲以為天使係著白袍，頭頂有光環嘅添。

「乜你覺得自己有份上天堂咩？」佢翹埋雙手咁行嚟我身邊：「唔打你落十八層地獄算係咁上下啦。」

好似又係，我散咁撚多貨一定害咗唔少人。

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

我苦笑：「咁我而家要落第幾層？」

唔係第十八層就得架喇。

「你傻唔係扮架啲。」佢摸咗摸我把頭髮：「呢到醫院嚟架傻女，地獄邊有咁光啊？」

係啲，地獄邊有咁光猛？

我望住巧大：「我想起身。」

我瞓到條腰好痛。

「痛架啲。」佢拉咗拉筋：「你肯定？」

係咪都痛架啦，有咩所謂啫。

我扒咗下頭，跟住佢就慢慢咁扶我起身，仲幫我打直埋個枕頭。

我挨落個枕頭到、雙手揸住個肚，而佢就喺床邊坐低。

我望咗望周圍：「點解喺走廊嘅？」

唔係應該送入病房架咩？

「你第一次入醫院啊？」佢苦笑：「香港不鏟都唔夠床位架啦，冇搵返你出去算係咁上下。」

香港地嚟講，再荒謬嘅都有。

我突然諗起一樣嘢：「玫瑰喺邊？」

我咁做都係因為佢，但而家佢唔見咗。

「你死唔去算執返身彩喇，仲掛住搵人。」佢輕輕咁搭住我膊頭：「抖下啦，過幾日先返學都無所謂。」

都唔係嘅。

我望住個肚。

「我計過架嘛。」

點會出事？

「你覺得我唔知咩？」佢起身：「走先喇，遲啲見。」

//

我向巧大揮手：「早晨啊。」

七日不見，如隔三秋。

「好返啲未啊？」巧大拉包煙出嚟：「拎枝啦，當賀你返嚟。」

其實食煙郁到個傷口好撚痛，不過唔好意思拒絕咁解。

我點煙：「玫瑰有冇返嚟？」

佢擰咗擰頭，而我竟然有啲失落。

//

我坐喺窗台望住條街，飲住杯珍奶，成件事仲正撚過隊草。

「咪撚走啊屌你老母！」

街角傳嚟一把低沉嘅男人聲。

一望過去就見到有個女仔衝咗出嚟，後面仲有成班友攏住青追佢。

是但啦，唔關...

仆街·玫瑰嚟架！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9)

我望咗下佢跑嘅方向，之後就衝咗落樓。

//

我喺轉角位挨住牆，後面傳嚟連綿不絕嘅腳步聲。

腳步聲越嚟越近，我嘅呼吸都越嚟越快。

我開聲倒數：「三、二、一。」

我倒數完就即刻踏前一步伸手出去，之就就一嘢將玫瑰扯入嚟。

佢好迷茫咁望住我：「咩料？」

屌你仲問？

我方答佢，就咁一嘢捉住佢隻手就開始跑。

呢到每行兩步就有分叉路口，成個迷宮咁。

好彩我一早行熟嚟，可以話係合理眼都識行。

我哋喺巷同巷之間穿插，好快就嚟到一個十字路口。

我拉住佢準備行入一條黑到伸手不見五指嘅巷，覺得唔對路嘅佢即刻拉住我。

我認真咁望住佢：「信我。」

佢有啲猶疑，但後面傳嚟嘅腳步聲越嚟越近。

佢知自己冇得揀，唯有好唔情願咁扒咗下頭。

我帶佢住摸黑前進，見到右邊牆近地下有一點螢光筆嘅筆跡就轉右。

我哋轉咗三次之後就嚟到一道鐵閘前面，而覺得我玩緊嘢嘅佢都即刻掘住我。

已經冇曬腳步聲，終於可以慢慢嚟。

我喺牆上面嘅電箱裡面拎把鎖匙出嚟開門，開完就塞返落去。

我入閘：「行啦。」

佢企喺閘外向我擰咗擰頭，之後就轉身。

我上去拉住佢：「你而家行返出去死撚硬架。」

你唔好睇我心機得唔得？

佢望咗下我，又望咗下後面。

佢伸手：「還掂都係要留多陣，行啦。」

我拉住佢入閘，轉多個彎就嚟到我住個棟。

我帶住佢直上天台，之後就睇邊位望返落大街。

大街到有成班攞住青嘅大隻佬，應該就係追殺玫瑰嘅人。

街頭已經有幾架警車到咗，睇嚟佢哋今次走唔甩。

我挨住石柵：「佢哋碌柒喇。」

真係嚇撚到瀨屎咁濟。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四葉草篇(10)

「做咩咁好心？」玫瑰喺我身邊點煙：「我都係唔會原諒你嘞。」

我理得你。

我苦笑：「你原唔原諒我嘞係你嘅事，我對你呢個家姐好唔好係我嘅事。」

我嘞始終都係一家人。

喺微弱嘅燈光之下，我見到佢左手仲拎住包煙。

佢沉默咗一陣，之後就遞咗包煙過嚟。

佢打開煙盒：「拎枝。」

我猶疑咗一陣，之後就小心咁拎咗枝煙出嚟。

我咬住枝煙：「火？」

邊個嚟？

佢遞個火機畀我：「自己嚟。」

我點火之後還返個火機畀佢，而佢就露出一個意味深長嘅微笑。

我微笑：「唔該。」

多謝你。

佢呼出一口煙，煙霧喺半空中飄散。

佢將煙灰揸落樓下：「你嘞走咗之後點？」

都有眼見架啦。

「佢入咗去，我又嚟咗呢到。」我苦笑：「你話呢？」

傻嘅都知。

「嗯。」佢望一望條街：「我走喇。」

班南亞佬散曬水，下面暫時都算安全。

佢講完就轉身行去樓梯口，而我就嗌停佢。

我衝上去搭住佢膊頭：「如果出面風聲緊就返嚟搵我。」

我有能力照住你，但可以比個位你匿下。

「嗯，會搵架喇。」佢苦笑：「如果我未死嘅話。」

講呢啲。

「個天邊有咁易比你死啊？」我苦笑：「壞人不辦長命百歲。」

不過係百病纏身個隻。

「嗯。」佢望住我個肚：「再見，保重。」

佢講完就轉身行落去，而我就即刻查低頭望落去...

我苦笑：「頂。」

真係停落嚟先識痛。

我講完就兩眼一黑，再睜大眼就見到熟悉嘅天花板。

係醫院嘅走廊。

「你起身喇？」

係巧大把聲。

我望過去：「點解你會喺到？點解我會喺到？」

佢喺走廊另一邊行嚟床邊，仲突登踏低就我。

「唔好郁，你個傷口擘開咗。」佢摸咗下我個頭：「玫瑰叫完白車就通知咗我。」

估唔到佢咁好心。

我微笑：「咁咪幾好。」

至少佢唔想我死。

「我走先喇，你出院打個電話比我。」巧大起身：「我要去幫玫瑰拆掂單嘢。」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子彈姐

我一推開會議室門就見到巧大飲緊一杯深啡色嘅嘢，應該係烈酒嚟。

佢對面都擺咗杯一樣顏色嘅嘢，應該係斟比我。

佢兜過嚟拉開張櫈：「請坐。」

第一次入嚟，我決定要睇清楚呢到先。

我行曬成間會議室，仔細咁檢查咗張櫈一輪先坐低。

佢微笑：「你果然好小心。」

我將杯嘢推去佢面前，佢諗都冇諗就飲咗一啖。

從佢喉核嘅郁動，我知佢已經吞咗。

然而佢一啲表情變化都冇，果然係有啲歷練嘅男人。

「你知我以前做咩架。」我拎返杯嘢：「小心啲好。」

任何一個細節都足以致命。

「知喇。」佢舉高雙手：「洗唔洗比你Check下啊？」

想架。

「你唔介意剝光豬的話，我可以。」我清杯：「仆你個街，茶嚟嘅！」

唔怪得你面不改容啦。

如果要做，就要做到盡。

唔做到盡，做嚟把撚啊？

「有人話唔鍾意飲酒咪轉咗做茶囉，話時話我而家反口得唔得？」佢單手揸住雙眼苦笑：「我未試過比學生睇全相，更何況係女學生。」

查實我都唔係好想睇。

「我入得嚟呢到，證明我已經信咗你。」我點煙：「唔洗搞咁多喇，係咪講故仔？」

玫瑰佢有同我講過。

「知道就得啦。」佢都點煙：「唔想講嘅可以Skip。」

呢啲一定啦。

「嗰陣我好鍾意玩氣槍架，直頭係日日夜夜都喺靶場咁滯。」我嘆氣：「而家就冇喇。」

//

「砰！」

最後一粒子彈射出，被擊中嘅電子靶由紅燈變成綠燈。

「十二射全中，仲要刷新埋紀錄。」教練拍左拍我膊頭：「叻女！」

十二射全中對我嚟講係基本。

我嘆氣：「仲未夠快。」

講緊嘅紀錄只不過係我自己嘅紀錄，即係代表仲有好多人快過我。

「我都有咩好教你架喇。」佢嘆氣：「仲想玩勁啲嘅，就要去外國。」

我都想。

我苦笑：「哪有錢？」

//

我喺茶記嘅卡位坐低，好快就有人嚟搭枱。

佢黑衫黑褲仲要戴埋黑帽、黑超、黑口罩，驚死有人認到佢咁款。

佢將一張卡片擺喺枱面推過嚟：「想揸槍搵食嘅，聽晚十二點之前打呢個電話。」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子彈姐(2)

呢單嘢聽落好似好鬼咁，但我都係打咗電話過去。

錢好緊要，唔止係因為玩槍。

我拉開舊式升降機嘅鐵閘，搭到上頂樓再行上一層。

我放輕腳步行過因為啲燈壞曬而變得陰暗嘅走廊，嚟到盡頭嘅一個單位。

感覺越嚟越鬼，要小心啲先得。

未揸到籐條木門上面嘅門鐘，一個戴住純黑cap帽嘅男人已經開咗門。

又皮褸又銀鍊又柒，死MK仔。

因為佢擋攔住曬，我完全望唔到入面有啲咩。

我皺眉：「點解你知我到咗嘅？」

斷估唔係因為腳步聲，話曬我行到無聲咁濟。

佢跔個身出嚟指住燈膽槽，我望咗陣先見到一點反光嘅嘢。

再小心都有用，原來有CCTV。

佢拍咗拍我膊頭：「入嚟先。」

我跟住佢入去，一嚟就見到一個雙眼比黑布蒙住、個嘴比毛巾塞住嘅飛機頭男人。

不斷掙扎嘅佢坐喺一張辦公椅上面，雙手被索帶固定喺張凳上面。

仲有個個頭Gel到周柏豪咁款嘅男人企喺佢後面，成個畫面同拍戲裡面啲綁架橋段一樣。

呢到比我想像中大同光，應該同中學啲課室差唔多。

我肯定呢到本身係錄音室嚟，因為牆身籐滿曬隔音綿，角落頭仲有啲錄音設備。

柏豪頭男人嚟到我面前伸出右手：「幸會。」

我猶疑咗一陣，之後先握落去。

「嗯。」我點頭示好：「你搵我做咩？」

呢到感覺好怪，快啲搞掂快啲走。

「直接係好事。」佢笑笑口咁喺褲袋到攪枝左輪出嚟：「一槍咁咗佢。」

你都翻線架。

「對唔住。」我推開枝左輪：「我做唔到。」

我講完就轉身開門，但身後就傳嚟扳雞聲。

「咁咗佢，你老母啲醫藥費我包。」佢將槍口貼實我後腦：「一係就我咁咗你。」

你都做到咁。

我轉身：「好。」

根本就冇得揀。

佢將枝左輪遞比我：「後座力大過氣槍少少，不過好快就慣架喇。」

我接過左輪，而佢就退開幾步。

如果可以，我唔想慣。

我深呼吸...

「呼！」

子彈準確擊中飛機頭男人嘅印堂，鮮血從中彈位置湧出。

佢郁都唔郁咁攤咗喺到，而柏豪頭男人就行返嚟我面前。

「你以後就叫子彈姐。」柏豪頭男人拎返走枝左輪：「我會再搵你架喇，你淨係負責開槍同收錢，手尾我會跟。」

開槍好簡單，但世界冇咁簡單。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子彈姐(3)

電話響起，係老細。

我點煙：「又有生意啊？」

咁夜先嚟料？

「唔通搵你飲茶咩？」佢清咗清喉嚨：「一間Send地址同目標人物嘅相比你。」

不鏟都係咁架啦。

「準備好架喇。」我將裝好子彈嘅左輪放入皮褸內袋：「等你指令。」

佢好快就Send齊啲資料，我睇完就帶埋防身嘅彈簧刀出門口。

我喺一間酒吧嘅後巷食煙，過咗陣就聽到大街傳嚟幾把男人聲。

「係你喇。」我拉枝左輪出嚟扳雞：「一槍搞掂你。」

我跣個頭出去瞄準，腳步聲都越嚟越近。

目標先係露出西裝褲腳，之後...

「呬！」

槍聲響起，但開槍嘅唔係我。

子彈擊中石屎牆，我即刻匿返埋。

我屌啊！

資料冇話班友陀炮架喎。

「噏！」

出面傳嚟金屬碰撞聲，再跣個頭出去已經淨係見到白茫茫一片。

煙霧彈？

喺我仲未釐清到發生緊咩事嘅時候...

「喂！」

身後傳嚟一把女聲，仲有人拍咗拍我膊頭。

我轉身：「咩事？」

企喺我面前嘅係一個著住Sport Bra同運動短褲嘅女仔。

雖然佢個二頭肌冇個頭咁大，但睇得出係有做開Gym。

「信我，唔好問住先。」佢拉住我隻手：「走！」

雖然我唔知你係邊個，但都照走咗先啦。

我跟住佢跑上唐樓天台，之後就睇邊位望返落去。

「全部攞炮。」我皺眉：「資料冇寫嘅？」

下面連埋目標人物至少有十幾人。

「叫我鐵娘子得喇。」佢遞枝煙比我：「有人想郁你。」

咩話？

我接過枝煙，慢慢咁擺落嘴到。

我點煙：「邊個？」

有人想郁我唔出奇。

「你老細。」佢嘆氣：「有人比錢買起你條命。」

我相信嗰條友一定出咗個無可能拒絕嘅銀碼。

「咁而家點算？」我苦笑：「我可以去邊？」

而家出面風聲咁緊。

「同我一齊啦。」佢搭住我膊頭：「我有路數。」

我都走投無路啦。

「好。」我拎把左輪出嚟向住地下連開五槍：「留嚟都冇用。」

我都唔做啦。

佢望住我枝左輪：「唔係仲有一粒咩？」

的確。

「呢粒...」我收返埋枝左輪：「總有一日有用。」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子彈姐(4)

佢望住我身上面嘅袋：「把左輪伸喺到？」

我知你諗緊咩。

「就喺我身上面。」我微笑：「放心，最後一粒子彈只會打落背叛我嘅人身上。」

所以你唔洗驚。

「明白。」巧大挨前：「你係咪好想報仇？」

都講到咁啦，你仲唔明咩？

「係。」我清咗清喉嚨：「我一定要親手咁咗佢。」

我點都食唔落呢啖氣。

「我估你有一條問題好想問佢。」巧大苦笑：「係咪？」

係一定要問佢。

我苦笑：「到底我條命值幾多錢？」

到底係我唔夠重要，定係我條命真係好值錢。

「你親手殺咗佢，心結就會解開？」巧大認真咁望住我：「我有冇理解錯？」

我沉思咗陣，之後就用力咁扒咗下頭。

「有可能殺咗佢都冇用。」我苦笑：「不過講嚟有咩用吖，佢都著咗草啦。」

佢應該已經去咗一個冇人識佢嘅地方重新開始。

「咁我就唔知喇。」巧大搵咗搵下巴：「搵到再同你講。」

搵到先算啦。

我行去門口：「好。」

你覺得我有試過咩？

//

電話響起，係巧大。

我聽電話：「做咩？」

放緊假架啲。

「得唔得閒返嚟學校？」佢喘曬氣咁講：「呢到有個你搵咗好耐嘅人。」

咩話？

我即刻彈起身：「而家返嚟。」

//

心急嘅我趕到學校門口，而巧大都企咗喺到。

我坐喺石壘上面：「佢喺上面？」

佢扒咗下頭，之後就喺我身邊坐低。

「你話呢？」佢拎兩枝煙出嚟：「點枝煙上去啦。」

我拎走一枝，點完自己嗰枝就幫佢點埋。

//

巧大將禮堂中間嘅燈打開，光管正下方有一張木橈。

坐喺木橈上面嘅人四肢比麻繩綁住，而個頭就比麻布袋笠住。

佢不斷咁發出「嗯嗯」聲，應該係想講嘢但被人塞住咗把口。

我嚟到佢面前，而巧大就行去佢後面拉走個麻布袋。

麻布袋下面嘅係一個Gel周柏豪頭嘅男人，真係佢。

巧大望住我：「左輪呢？」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子彈姐(5)

我○曬嘴咁望住巧大：「你點搵到佢架？」

雖然我幫佢採咗咁多友，但我根本唔知佢叫咩名。

「你當我邊個啊？」巧大行過嚟搭住我：「那一郁隻手指就搵到啦，輝哥啊嘛。」

你咁講好似又係。

我拎把左輪出嚟：「咁你而家去邊啊？」

你要企嚟到睇住我啊？

「你自己搞掂啦。」佢拍咗拍我膊頭：「我有嘢做。」

咁都好啲，至少冇咁尷。

佢講完就行咗出去，而我就嚟到輝哥面前。

「你唔係...」佢呆曬咁望住我：「死咗喇咩？」

你就梗係想我死啦。

「呢層你要問鐵娘子喇。」我嚟到玩把左輪個彈巢：「雖然你好似已經冇機會問。」

//

電話響起，係鐵娘子。

「搵咗船夫架喇，地址一間Send比你。」佢清咗清喉嚨：「你過大海避下先，我搞掂就通知你。」

多謝你。

「咁就交比你喇。」我鬆咗啖氣：「遲啲見。」

我過咗冇耐就比鐵娘子接咗返香港，但我完全唔知佢做咗咩嚟。

不過是但啦，冇事就得。

//

「一槍打落嚟。」佢顎高頭用太陽穴對住我：「唔好睇我時間。」

死到臨頭仲咁撚多嘢講，麻鳩煩。

「你嘈乜搵嘢啫？」我扳雞：「我而家唔係你條喇。」

你估你仲話到事啊？

「有事慢慢講啊大佬，你都係想要錢啫。」聽到我扳雞嘅佢嚇到縮返埋去：「想要幾多？」

唔洗你比錢住。

我將槍口貼住佢印堂；「我條命賣咗幾錢？」

佢耷低頭睇到吟吟沉沉，都唔知講緊乜鳩。

我將槍頭用力壓落佢印堂：「講啊屌你老母！」

而家係你睇緊我時間。

佢大嗌：「一針啊！」

咁就得啦。

「講個電話號碼比我聽。」我拎開槍口；「叫你啲拎一千萬過嚟。」

人人平等架嘛。

佢一邊講，我就一邊入。

真係好，一打就有人聽。

我開擴音：「你自己講。」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子彈姐(6)

電話響起，係佢條。

我聽電話：「喂，拎咗嚟喇？」

拎咗嚟就得架喇。

「搵咗入草叢。」佢喘曬氣咁講：「跟住要點啊？」

忠心到呢到夠架喇。

「走啦。」我嘆氣：「佢唔值得你咁忠心。」

你值得擁有一個更好嘅大佬。

「喂...」

佢想追問，但我已經Cut咗線。

「冇冇遺言？」我將槍口再次貼住佢印堂：「比一句你。」

唔想聽你講廢話。

佢吸咗啖氣：「對唔住。」

屌你啦！

「對唔住有用嘅話，差佬同法院嘅存在有咩意義？」我苦笑：「閻王可能會原諒你。」

而我嘅責任就係送你落去搵閻王。

「砰！」

佢啲血喺中彈嘅一刻濺落我塊面到，之後就沿住塊面流落去。

人賤血都臭。

佢個身軟曬咁向後挨，之後就仆咗落地下。

我將枝左輪搵落佢心口：「還返比你。」

拎埋袋錢就搞掂。

我去廁所洗乾淨身上面嘅血跡，之後就嚟到學校門口。



佢條就企咗喺門口對出嘅草叢，身邊擺咗幾個麻布袋。

呢條友肥夾矮兼五官扭曲，真係有少少似唐氏綜合症患者。

絕對冇歧視，純粹感覺啫。

「喂！」佢拎住麻布袋衝埋嚟：「大佬喺邊啊？」

我上下打量咗佢一番，感覺佢唔似有架生喺身。

不過更重要嘅係佢睇落驚驚青青咁，應該唔夠膽對我做啲咩。

我兇鳩佢：「關你撚事啊！」

如我所料，佢真係即刻縮沙。

「咁好啦。」佢行埋一邊：「你點齊數就帶佢落嚟啦。」

你真係傻得好可愛。

我將啲錢拎返去禮堂擺低，之後就打比巧大。

「搞掂咗個人。」我嘆氣：「但啲嘢仲未搞掂。」

我唔知拎啲錢嚟做咩好。

佢個邊傳嚟打火機聲：「嚟緊。」

冇耐之後佢就上到嚟，一開門就一臉疑惑咁望住堆麻布袋。

「撇除我拎曬佢。」我行去佢身邊：「你覺得我應該點處理佢咗？」

我只不過係買返自己條命。

佢望咗望裡面，之後就搵咗搵下巴。

「不如...」巧大沉默咗幾秒：「比返你覺得有需要嘅人。」

都好啫。

「害過咁多人...」我苦笑：「幫下啲受害者家屬都好合理啫。」

積返啲陰德都好。

「你嚟緊唔洗返學住。」巧大搭住我：「我搵地址比你，你去派咗錢先。」

就咁話啦。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子彈姐(7)

揸住背囊嘅我我同電話另一邊嘅巧大講：「我到咗喇，直接入去就得？」

呢間女童院嚟架啲，唔係有啲手續要搞架咩？

「我叫你去架啲...」佢笑咗聲：「邊洗搞咁多啊？」

差啲唔記得你無所不能添。

我皺眉：「咁我而家要做咩？」

冇理由行人去自己搵架嘛。

「會有人帶你去搵佢架喇。」佢冷笑一聲：「小心啲。」

探個人啫，做咩講到好似打仗咁？

我收線之後就有人從後搭住我膊頭，應該就係巧大安排嘅人。

後面傳嚟一把女聲；「你就係子彈姐？」

我轉身就見到後面有個啊嬲，佢個髮型係同花師奶同款嘅爆炸頭。

「我係。」我伸出右手：「你就係巧大安排嘅人？」

佢同我握咗下手，之後就行咗入去。

我喺後面跟住佢，好快就嚟到一間房。

間房一眼睇曬，坐喺角落頭睇緊書嘅應該就係我要搵嘅人。

佢係一個戴住黑色圓框眼鏡、高高瘦瘦嘅男仔，睇落都幾靚仔。

「交比你喇。」佢拍咗拍我膊頭：「小心啲。」

兩個人都咁講，睇嚟真係要小心啲。

我來回掃視咗幾次成間房，之後先行入去。

我行前幾步：「永傑？」

佢冇應我，淨係睇咗我一眼。

我再行前幾步，而佢就喺呢個時候喝停咗我。

「你入咗我個圈。」佢指住我對腳，眼神兇狠咁望住我：「褪後一步。」

雖然我有巧大做靠山，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唔好問點解，總之我係嚟比錢你架。」我褪後一步，將背囊裡面嘅錢拎出嚟：「啲錢我擺喺到，你一問自己拎啦。」

我講完就將一疊疊嘅錢擺喺地下，之後就轉身行返出去。

「喂。」佢又喝停我：「我認得你。」

我都唔知比咩反應你好。

「你啊媽...」我苦笑：「對唔住。」

唯有係咁。

「你而家擺低幾疊銀紙係咩意思？」佢清咗清喉嚨：「係咪覺得咁樣可以補償返？」

我知唔得。

「我無辦法令人復活。」我轉身：「呢個係我唯一做到嘅嘢。」

盡咗力架喇。

「我唔需要你啲污糟錢。」佢冚埋本書：「你比我，唔代表我要收。」

你想我點？

我嘆氣：「我拎返走佢？」

你想嘅話，我冇所謂架。

「嗯。」佢將本書擺埋一邊：「我呢一世點都唔會原諒你。」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子彈姐(8)

「點解？」我苦笑：「我而家都帶埋錢過嚟搵你謝罪啦。」

你仲想點？

「帶埋錢過嚟謝罪？」佢冷笑：「你咁樣同買佢條命有分別？」

你突然爆句咁嘅嘢出嚟，我都唔知點應你。

「咁又係。」我嘆氣：「咁我點先可以幫到你？」

我方可能咩都唔做就返去。

「做咗就係做咗。」佢清咗清喉嚨：「你而家帶埋啲錢走就對我最有幫助。」

咁好啦。

「我走先啦。」我將啲錢擺返入背囊：「後會有期。」

都有可能係再會無期。

佢打返開本書：「慢行，唔送。」

我帶成袋銀紙返到嚟學校，而巧大一早就喺門口等緊我。

「我返嚟喇。」我向佢揮手：「佢唔要啊。」

唔揸耐啲真係唔知重。

「都預咗架喇。」佢拎走我袋嘢：「入嚟啦，有嘢同你講。」

我跟住佢嚟到會議室，一嚟就成身軟奶奶咁攤喺張櫈到。

「點解會咁嘅呢？」我望住天花板嘆氣：「係咪因為我唔夠誠意呢？」

定係銀碼太細。

「有時一步錯，就步步錯。」佢拎枝酒出嚟飲咗啖：「唔洗咁自責。」

道理我都明，但係...

「如果係咁...」我坐返直點煙：「我要點先贖到罪？」

唔通要以身相許？

「你咁樣塞錢比人...」佢苦笑：「同天主教買贖罪券有咩分別？」

比你咁講一講，又好似真係。

我嘆氣：「都係。」

但仲有第二啲方法咩？

「唔好諗點樣先可以贖到罪。」佢清咗清喉嚨：「試下懺悔，就算無辦法得到其他人嘅原諒都好。」

咁咪好唔抵？

「我有我懺悔，佢有佢憎恨。」我苦笑：「咁我懺悔嚟做咩？」

純粹求個安心啊？

「唔好成日諗人，諗下自己先。」佢將枝酒擺喺我面前：「你從來都有辦法去控制其他人，唯一可以控制嘅得你自己。」

咁我明喇。

我托住下巴：「當我發自心底咁懺悔同改變，佢哋就會感受到？」

佢扒咗下頭，之後就企咗起身。

「唔講咁多，呢間學校從來都唔教書。」佢行去門口：「你自己諗下啦。」

又或者唔教書嘅學校先教最多嘢。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鐵娘子

我推開會議室門：「你搵我？」

巧大摸住空酒杯咁坐喺到，隔離仲擺咗枝軒尼斯。

「仲可以係邊個？坐低啦。」佢舉起枝酒：「要唔要？」

靚野嚟架大佬。

「梗係要啦。」我衝去佢對面坐低：「你介唔介意口水尾？」

呢到好似得一隻杯。

佢推隻杯過嚟：「都可以嘅。」

喺佢準備斟酒嘅時候，我一嘢揸住咗佢。

「唔洗咁麻煩喇。」我指住佢枝酒：「比我。」

佢皺曬眉咁猶疑咗一陣，但都係遞咗枝酒比我。

我直接開蓋飲咗一大啖，之後就施施然咁擺返低。

「你...」佢○曬嘴咁望住我：「你一問仲要講故仔，怕唔怕醉？」

睇嚟我嚇親你。

「唔洗咁驚訝。」我微笑：「純粹慣咗啫。」

啲酒太淡嘅話我會屌曬鬼。

「規矩你知架啦。」佢□返個樽蓋：「隨時可以開始。」

咁就廢話唔多講。

//

其實我原本同「MK」呢兩隻字完全扯唔上關係，因為我由幼稚園開始已經讀緊名校。

我老豆老母一個做醫生，一個做律師。

啲上流人士有子女就一定會鬥一輪架喇，所以佢哋對我仲嚴過柳記睇監躉。

琴棋書畫呢啲就一定走唔甩架喇，最癲嘅係啲衫褲套套都可以著去飲。

著出街就話靚啫，去老人院做義工做到啲啊伯生眼挑針就比人笑架喇。

後來佢哋話咩要保護自己，所以就推咗我去學泰拳。

佢哋淨係買咗幾堂比我去學下防身術，但我用自己的零用錢偷偷地將佢延長。

之後就係經典嘅電視劇劇情，即係兩公婆都忍夠大家。

爭撫養權方面...兩邊都冇爭過。

兩個推嚟推去，最後就去咗老豆到。

冇權，唔代表要養。

佢唔止冇養，仲著咗草。

馬死落地行，冇咗雙親嘅我咩工都返。

錢來，就幹。

輾轉之下，我去咗自己學泰拳嗰間拳館做一個包食住嘅員工。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鐵娘子(2)

又係一個悠閒嘅下午，我同師傅都冇咩嘢做。

師傅就教緊拳，而我就拖緊地。

「喂！」大門方向傳嚟一把男人聲：「收陀地啊！」

我望過去就見到個著住黑色背心、穿窿牛仔褲，身高大概得米六嘅男仔。

唉，又係呢啲MK仔。

「師傅！」我擺低個拖把：「開唔開比佢啊？」

應該係話你想唔想打。

「放佢入嚟。」師傅伸咗個懶腰：「打輸先比。」

你話點就點啦。

「打贏再講。」我開門：「師傅落堂就會同你切磋架喇。」

等下啦，驚你太快落返去會比人笑。

「等你老母啊！」佢一腳踢𦉳個地拖桶：「叫你師傅躡落嚟！」

冇大冇細，而家啲後生仔真係。

「唔係我叫架。」我嘆氣：「佢叫架。」

有咩事打柒佢好喇。

「麻搵煩。」師傅從擂台跳落嚟指住我：「你同佢打，打贏你先到我。」

我想知...

「點解會咁嘅？」我喺佢耳邊講：「我唔識架啎。」

沙包就打得多，人就真係未打過。

「得架喇。」佢搭住我膊頭：「做返平時練習啲動作就得架喇。」

我望住呢個米六嘅MK仔...

「睇佢個樣好打極有限。」我搵咗搵下巴：「試試佢囉。」

嘗試下自己學嘅嘢。

「你而家睇唔撻起我啊？」MK仔行到去師傅面前：「搵個女人同我打？」

歧視女人，正仆街嚟。

我一個拖把掃落佢條腰到，避唔切嘅佢痛到彈咗起身。

「正撻樣。」我向佢碌嘢再補一腳：「最憎人歧視女性。」

女人得罪你啊？

「仆你個街！」佢揪住下體：「都唔講武德嘅！」

你係咪撞撻壞咗個腦啊？

「我係主，你係客。」我篤住佢額頭：「唔到你話事！」

仲同我講呢啲。

「你好嘢！」佢摸住額頭：「下次就拖馬打柒你咗。」

佢講完就跑咗出去，而我同師傅就擊咗個掌。

//

我開門：「我出去買嘢食啊！」

同師傅講低之後，我就嚟到大堂。

喺我入嘅一刻，一條毛巾從後揪住我個嘴。

一瞬間，我眼前就得返一片黑。

再擘大眼，我已經嚟到一間酒吧裡面。

喺我面前嘅就係今朝嚟搞事個MK仔，今次仆街了。

我想郁，可惜我啲手手腳腳比人綁住曬。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鐵娘子(3)

「我屌你老母臭閻！」我不斷Chok個身：「放開我啊撻樣！」

可惜，都係一啲用都冇。

佢等到我冇曬力，佢都唔郁咁撻係到先開聲。

「你唔係好撻串架咩？」佢又住我條頸：「而家做咩撻曬底啊？」

最鳩憎呢啲濕鳩動作。

我一嘢咬落佢隻手到，佢痛到即刻彈開。

我吐口水：「士可殺，不可辱。」

尊嚴比生死重要。

「咁又唔洗下下都打打殺殺嘅。」佢掬一掬隻手：「我都有講過要冧你。」

你唔係吓話？

「你綁到我咁就係想冧鳩我？」我苦笑：「拖入後巷咪算囉。」

搞咁多做咩啫？

「咁你都算高質嘅。」佢圍住我行：「不過唔係嗰方面。」

玩嘢啊？

我嘆氣：「你到底想點啫？」

佢喺我後面停低，雙手搭住我膊頭。

佢拍咗拍我膊頭：「搵你返嚟做拳手，真係打拳嗰隻。」

屌你咪玩啦。

「搵我打拳洗撻綁咩？」我反白眼：「你直接叫我嚟都得啦。」

我不知幾鍾意打拳。

「果然係名校出身，真係聰明。」佢行返嚟我面前：「所以你冇拳打嗰陣都係做返拳手。」

你都綁住咗我啦，我有得Say no咩？

我苦笑：「咁我走得未？」

你要講嘅都講曬啦。

「梗係未啦。」佢喺褲袋拎咗條黑布出嚟：「我哋會帶你去一個地方。」

又搞咩啊？

我嘆氣：「咁快啦。」

講完，我就被人抬咗上一架應該係手推車嘅嘢上面。

之後腳下傳嚟滾輪碌碌嘅聲，但好快就停咗。

跟住我就被人抬返落地，綁喺手腳上面嘅索帶都被剪開。

我企起身拉走黑布條，望咗望周圍。

喂，咩料啊？

呢個成個監倉咁款喎。

我大嗌：「喂！」

收返嚟嘅回應，就只得我講嘢嘅回音。

「唔洗嗌喇，你以後就住喺到。」我頭頂傳嚟一把男聲：「有嘢做就會搵人帶你出去架喇。」

我望上去就見到一個喇叭，而喇叭側邊就有一個CCTV。

唔撚係咁電視劇啊嘛？

我嘗試拍門、踢門、打門，可惜都係一啲用都冇。

由早、午、晚試一輪，到一日試一拳，最後放棄。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鐵娘子(4)

又係打拳嘅一日，又係同啲自以為好勁嘅MK仔打。

「今日賽事嘅紅藍方分別係我哋駐場嘅鐵娘子同埋龍仔。」台下嘅賽評開咪：「大家可以開始落注喇！」

雖然我單手就可以砌低佢，但呢單嘢一有賭盤就唔關實力事。

老細喺落注台隔離觀察咗一陣，之後就嚟到我身邊。

「呢次簡單。」佢搭住我膊頭，喺我耳邊講：「第一回合，佢一打中你就馴低。」

洗講架咩？

我跳上台：「知喇。」

拳賽開始，佢用一個迷幻嘅步伐慢慢接近我。

又係隊咗可樂嘅傻仔，麻鳩煩。

佢終於嚟到我面前，跟住就係一個速度極慢、力度極細嘅直拳。

「啪！」

佢打落嚟係完全冇聲，所以其實係我自己配音。

中拳嘅我即刻累低，台下嘅人都開始起哄。

保安喺台邊阻止啲人衝上台，而裁判就跔喺我身邊倒數。

倒數完畢，藍方勝出。

老細將落注台上面嘅銀紙掃曬落一個黑色大袋，而我就扶住圍欄慢慢企起身。

扮下嘢都要嘅。

喺我諗住落台嘅時候，幾舊好似水樽咁嘅白色嘢跌落擂台中間。

未嚟切後應，佢哋就已經開始噴白煙。

白色嘅濃煙好快就填滿成間酒吧，而我就喺混亂之中被人拉咗去後巷。

喺我面前嘅係一個著住黑色連帽斗篷、戴住全黑面具嘅男人。

「我知你想問咩，但唔好問住。」佢捉實我隻手：「走咗先講。」

等陣先。

「我都有話要走。」我拉住佢：「我過得好好啫。」

包食包住，不知幾好。

「醒啊屌你老母！」

佢右手一巴車埋嚟，但比我接住咗。

我嘆氣：「你咪玩啦，打我唔易架。」

佢左手喺褲袋拎咗條絲巾出嚟搵咗幾嘢，之後我就暈低咗喇。

## MK仔女江湖事件簿—鐵娘子(5)

我睜大眼，頭頂嘅白光令我好唔舒服。

「好脹眼。」我用手半掩雙眼：「呢到係邊到？」

我最後記憶係喺後巷。

「之前救咗你出嚟。」我左邊傳嚟一把男聲：「你而家喺醫院。」

對眼適終於應到嘅我望過去，見到身邊坐咗個著住黑色連帽斗篷、戴住全黑面具嘅男人。

佢就係我最後見到嘅人。

我皺眉：「點解？」

點解會喺醫院？

「你慢慢就明架喇。」佢苦笑：「要救你真係好難，報失蹤仲要搵返你老豆老母嚟報先得。」

我諗返轉頭，開始有少少明。

「我可以點報答你？」我坐起身：「咩都得架。」

雖然我好似咩都有。

「呢到有個電話，你出院就搵佢啦。」佢喺褲袋拎咗張memo紙出嚟，喺床頭：「到時你就知架喇。」

佢講完就起身行去門口，而我就啞住佢。

我望住：「即係點？」

你仲玄過我本教科書。

「無論係黑定白，咩人都好。」佢背住我：「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

巧大點煙：「就係因為呢一句，所以你後來先會救子彈姐？」

可以咁講。

我微笑：「我比人救過，咁而家救返人都好正常啫？」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啊嘛。

巧大望咗下我，之後就斟酒：「咁你知唔知嗰個著住黑色斗篷嘅男人係邊個？」

佢包到實一實咁。

「我都好想搵返佢。」我擰咗擰頭：「可惜我一啲頭緒都冇。」

真係搵埋福爾摩斯嚟都搞唔掂。

「我覺得……」佢望住杯酒：「佢會想你幫多啲人，多過你嘅時間搵返佢。」

可能係啦。

我嘆氣：「但我真係好想親口多謝佢。」

佢嘅救命之恩，我知自己做咩都還唔到。

就連一句多謝，我都冇同過佢講。

「你想啊？」佢飲咗啖酒：「而家講啦，當我係佢。」

吓？

「都……得嘅。」我吞咗啖口水：「多謝你。」

巧大微笑，之後就將淨低嘅酒飲埋。

「收到喇。」佢沉默咗幾秒：「我意思係佢會收到架喇。」



# 聯手抗敵

我照舊坐咗會議室裡面飲住酒等人，不過今次係坐主席位，而等嘅都唔係學生。

木門被推開，擔住綠色煙咀KOOL煙嘅凱婷行咗入嚟。

佢喺我身邊坐低：「聽講你搵我啲。」

乜我而家唔可以搵你架咩？

「做咩無啦啦食雪茄仔啊？」我望住佢枝煙：「等你食埋枝煙就開始講下今年第一次考試要點搞。」

聽到我咁講，佢即刻皺曬眉。

「你肯定要咁快搞？」佢揷熄煙頭：「佢哋都未準備好。」

係人梗係知。

我微笑：「當挑戰出現，人就會成長。」

佢沉思咗一陣，又嘆咗啖氣。

「你點話點好啦。」佢伸出拳頭：「你先係院長。」

我同佢擊咗擊拳，之後就將清理杯裡面嘅酒。

「你幾時安排好就同我講啦。」我錘咗下心口：「唔急。」

你做事，我放心。

「咁你等消息啦。」佢行去門口：「應該都係呢幾日嘅事。」

講完，佢就行咗出去。

我喺幾日後如常咁返學校，而凱婷一早就坐咗喺飯堂等我。

「你返嚟喇？」佢嚟到我面前：「我已經通知咗嗰邊啲人架喇，隨時可以開始。」

果然有效率。

「咁你跟我上嚟啦。」我轉身：「一廣播完就可以開始。」

我哋嚟到廣播室，而佢都打咗比合作單位聽住。

「大家而家喺操場望出去應該可以見到有一大班人。」我靜咗幾秒比佢哋睇完先開聲：「呢個就係你哋第一次考試嘅內容，而家開始。」

我講完就同凱婷行出走廊，默默咁觀察住第一次考試嘅情況。

出面班友將學校嘅大閘拉開，而學生就喺大閘前面迎戰。

雖然佢哋冇咩陣式可言，但都可以見到明顯嘅分區。

前排嘅係F班嘅人，而打頭陣嘅就係野狼、狼王同埋蘇乞衣三兄弟。

中間同後排嘅分別係D&DP班同M班，同我預期一模一樣。